隅園集

陳與郊著

共十八卷　缺卷三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

共六卷未知何處有藏本可以補抄

丁丑二月購於上海　撥初誌

隅園集一帙目

卷一

文序

晉書鉤玄序

文選章句序

檀弓考工記輯註序

八大家集序

醫學正傳序

勸善錄序
法家總要序
海運新考序
許黃門全集序
歷下摘藁序
壁峰存藁序
洛下詠序
瓠游草序

音律啓蒙序
廣宣彙譜序
會府城隍新籤序
卷二
文序
擬鄉試錄序
擬選貢錄序
擬武舉鄉試錄序

擬武舉齒錄序
吳山毓秀錄序
文蓁序
海嶽同心頌禱編序
志淑編序
雙瑞報成編序
東南一柱冊序
甘霖應禱冊序
方駕文翁冊序
瑞麥頌序
諭民要語序
權關救弊政紀序
風木遐思卷序
族譜序
修復墓田墓屋序

隅園集卷一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序

晉書鉤玄序

自學士大夫以觚舌相高一切舉晉以下書不論夫見兩晉其人務稱說奇麗而槩之爲清談其時秦涼燕趙夏蜀十六國擾擾而槩之爲濁亂其君臣政教稍陵夷衰微而槩之爲閏統則吾不敢知

然要之著十二世一百五十六年興壞之端則其
書具在而其褒刺挹損之文辭多所造微探賾亦
惡得以秦漢而盡廢之耶且文辭必鼻祖秦漢其
誰不爲耳孫斯亦時代固然譬夫十二國之風風
國不齊而厥後楚騷而楚蜀賦而蜀奚必二南爲
始足被金石也余妄意子長孟堅一生當中朝宜
未易著所謂西京言而李唐諸記室博士倘及班
馬時亦何渠不若漢哉而學者徒見嗣漢而晉而
梁而隋爲六代蓋滔滔然遂舉雕蟲同類而笑之
誠與以耳食無異嗟乎其亦聞諸昌黎氏乎夫昌
黎號振六代之衰而考其所謂業者蓋自言曰搜
百家披六藝紀事必提要纂言必鉤玄卽不能廢
晉以下書固矣晉書自唐文皇手定彼醞醲韜晷
籠蓋所謂天下雄此何以稱焉顧其書起自中原
迄江左若而朝其孝友忠義良吏儒林文苑隱逸
諸如王謝若而人曰紀曰志曰傳曰載記若而篇

此微獨於耳食者卽好纂紀之士往往出不能載後乘而居不勝前几多十五廢書於是晉陵錢公守常山之明年出所輯鈎玄者梓之其爲卷僅二而爲言僅二萬八千有奇卽不琳琅其文而韶夏其音棄弗籍是籍出而一再讀之使曾讀其書者儼乎若臚列若綱舉又若一目而窮五車而未讀其書者悅乎若嘗鳳炙而思快意乎牛鼎也無論文辭卽畧觀其所以隆替本末亦後世法戒之林安在舉必三隅此乃傳之所謂漁獵乎而或以爲是書鈎者一而擯者九夫得鳥一目張鳥千目毋寧盻目完而歷者考其日月馳說者案其辭儒者斷其義則何如是不知令夫夫者旦暮田獲驟而備一代之觀則晉陵指如必執以蔽全晉與廢全晉書若晉以上書則大非晉陵之心故今學士大夫知晉陵之心則知所卒業矣晉陵治常山多異績不載以別有傳循吏者

文選章句序

余少受左氏春秋先人非博士書篋不使見稍長始習遷史已習班固已又習昭明去之官什九廢業矣罷歸耕大海之陽乃發故篋讀之三年而當萬曆二十二年時學士狹左國遷固不譚譚二氏往往闡析孔孟亦不忌外獵而妄漁五尺之童恥不涉佛書者不可勝道有識懼之由孟氏而來於唐有韓愈氏於宋有兩程氏朱氏其人於異端皆

防之如禦戎塞河絀之如樹嘉穀而薅稂莠之苗
今吾道如日中天乃學者相率而淫其說不寤儒
者亦不非孔孟謂何詩耶余聞諸師曰士當其
扶輿元氣盡洩時勢不得不日趨於文殆趨極而
之佛爾夫釐士習扶世教莫近於文章文勝則離
離則欲反之經傳且藉口前聞反之唐宋諸家且
目緒論無已姑導之昭明昭明一書其文該詩賦
騷七詔令表牋奏彈劾贊述箴銘志誄其人臚屈宋

賈馬蘇李曹劉嵇阮陶謝其時苞秦漢魏晉齊梁
亦天下之異采也以天下之異采觀之庶幾廻它
嗜好焉人薄玄酒大羹聊設雜俎世不耐古樂聊
進激楚陽阿不猶愈於夷聲夷味乎於是稍章句
之不一月而罹蹉跌之困中廢筆札久之庚念曰
昔王逸優游南郡述楚辭蔡邕客勿朔方傳月令
當世焦弱侯偃息白下羽翼老莊大抵賢人感發
於古訓多汲汲也於是卒倣而章句其書授子弟

焉其凡曰
文成數千數乙未竟句裂字綴若斷若續疾讀則
遺雅故尋解則令正義差池故分章　本末紀載
李善詳之擾擾五臣荒陋參之蘇子辯之世儒尊
之故獨依善注　嗟善注乎五臣竄諸或竄諸五
臣版於大鄣主客棼亂故本善善本　遺文古事
莫備於往哲李氏於舊注一切存之無揜人廼見
長者故仍列某注某注　非囍非深文辭粲如上

下無所凝滯安事采摭故刊淺近　探源討流期
於渙釋一篇之中子史不無先後見故汰重複
經有六書有四都人士分經擅書無弗習孔曾思
孟者故刪書　文家務益其所能注家務損其所
知援梲證楹不離同室故削本書互引　一宮一
商雖賦之迹諷詠亡音盛失厥趣故考韻　子虛
上林包括宇宙蔚爲賦頌之首故裨益釋名　叔
師注騷非迂滯戾情則廹切害義刺虛滅刃寧必

純鉤故不避壹再彈射　射谷不讓沐雨後賢於
善時有雌黃亦李氏三益之朋故間輯而著之篇

檀弓考工記輯註序

近世謝東山氏合編檀孟頗爲學者所宗昔韓愈
氏謂讀孟氏書而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
行王易王霸易霸也則安得以文章槩之哉且當
代五經之士疇不讀孟氏書尊之至與孔子並也
而以儷檀弓過矣其與檀弓並者宜莫如考工記
二書鄭氏註之註未晰者孔氏賈氏疏之間有奇
辭奧旨疏所未竟者諸老師大儒互發焉而不倣

復踵謝枋得氏各章句之而二書始豁焉無可疑則儷之不亦宜乎於是乃采掇傳註著于篇俾初學者觀焉韓氏又謂孔子從周爲文章之盛也然則讀是書者悅然習議論窺制作于成周嗚呼盛哉

刻八大家集序

改劉門生館課

余讀世所刻唐宋諸家集蓋代不數人心甚惑之竊以爲上下數千禩其間軒翥騷賦驂駕兩都者指不可計屈乃其所取則者一何寥寥也已復憬然悟未嘗不廢書歎曰嗟乎文之衰也其敝于體之不立乎是惡夫世之壞亂其體者思得如諸君子維之而且以愧其靡漫也夫文章關係世運盛世之詞和以雅衰世之詞靡以亂强國之詞厲以

亢弱國之詞卑以促惟抱遠識者穆然思以回元運于亳端維雅道于唇吻一起而振之此如創家之子慨然扳于凌替于以開門牆立戶牖而自振其箕裘世遂艷言之曰是能家矣談者謂文靡于隋梁弱于五季而反正於唐宋諸君子若退之鳳舉于昌黎宗元嗣響于一世逮慶曆而後而王歐蘇曾諸家雁行中原遂令摛藻之士盛推韓歐掾亂之功儀然奉齊犧推戴焉而以諸子當狎主今其文具在固學士大夫所津津味言者昌黎崛起八代若原道諸什於聖門足爲功臣即苛政之喻箕廟之碑柳州亦未可以人棄言也盧陵俎豆昌黎滙滙乎風雅之遺哉王曾竝引經執義質而正矣眉山權衡之論與夫非武王之說或者謂雜伯焉乃其才情駿發出史入騷奈何以一眚掩也較數子之文于六藝倘亦日月之于爝火河海之于支流乎大都士成一家之言其道維三而綺麗不

與文有元理元氣元聲故百昌遂而谷風應然後
知肖楮葉者不爲工爽籟發而微波生然後知
急湍者不爲正故斲削之病于理也豪暴之病于氣也
軋茁鉤棘之病于語也非體也是世儒之所以在
下風而八家之所黜而不道者也今海內握珠之
士盖百家矣索象罔以求奇卻大羹而不御稍滫
發于匠心輒傲然以爲子長素臣在千載之上吾
堯舜女中之盛而濬源于在閤企足須湯文出震
之思乃者謂萬化風行必由善政而羣工日贊莫
要儒臣故崇政爲密勿之居皇綱端賴惟說書切
講筵之任　聖業攸關是宜妙擇于臣僚詎意不
遺于葑菲　九重丹詔俄驚彩鳳嘺來一札黃麻
忽訝青烏報命泛鴻恩于鯨海奚啻搖戴蟻力
以鰲山益知首重切念臣願才慙適用學未通方
遠尋洙泗之源汗簡徒勞于著述近纘濂溪之緒

授圖偶得于提撕仰稽堯舜危徵敢謂天民之先
覺竊比孔顏用舍豈云聖世之逸民懷正心輔辟
之恩自恐傾葵無地幸稽古格君之任適承採霍
自　天俯形陛以承恩絢色絢朝霞之彩望絳襜而
拜命光生曉日之輝敢不殫力寸絲期功補衮述
先言以熙後績思無慙于夢入甘泉纘古聖以佐
今皇務不負乎影搖太乙慎幾微防逸欲奏四朝
再講之規親君子遠小人守一暴十寒之告伏願

醫學正傳序　代侍御顧公作

昔太史公作史記其於本紀年表世家列傳平準
封禪諸書論之詳矣迺秦越人淳于氏小道耳嘐
嘐然弘奬不置口陸宣公節行文章蔚爲名臣至
其以譬去國惟杜門集古方書數卷無他奇也彼
其於醫學何勤勤哉豈非以濟民育物之秘而文
人墨子所必錄與不佞目不知醫然最愛醫學家
言嘗逖遡軒岐近撫丹溪紀乘汪洋浩瀚莫能得

其指歸而稍有一二名能醫者則又多掛一漏萬棄人取我其疇能會諸家之大成而開千古之正訣哉長垣令邊君手醫學正傳示不佞曰此花溪虞氏所編也吾將重梓之試叙諸首簡以爲是編重不佞受而卒業已而嘆曰其辨精其方備陰陽虛實之變化形色氣脉之恍惚則又長桑君諸家所未發者藉第令馬陸二子而在能無意乎嗟嗟上醫醫意下醫醫病趙括讀父書莫能難其父弗是也卒敗死長平李廣不擊刁斗不嚴部伍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夫醫與兵其意豈二耶良醫以意求醫不以方求醫若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技經肯綮之會恢然無不中音矣不則執此之方印彼之病樊然淆亂其不至於殺人者幾希秦越人之言曰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則天下無良醫是編之刻也固非爲不知者設也

勸善錄序

今督撫少司空御史大夫徐公取秦少游所編勸善錄廣之合若干言下郡縣鋟梓之小子因得而卒讀曰洋洋盛德乎陶冶萬物福利羣衆若然者豈兄伊周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天下之生久矣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侈樂而心競勢能寵利之榮雖戶說刑賞終不能化故伊周以天戒之曰惟天降災祥在德曰惟天明畏

意刑賞其三王天載乎自伊周而下彼刑賞何其膠
膠也近世桁楊者相枕而胥靡猶攘臂于桎梏之
間果哉其不知畏耶其有眞畏存焉非太息而言
天孰從而觸之哉觸乎天而見聲色芻豢之爲桎
梏不少矣故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次之
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有味乎其
諸是編之指與夫學士大夫畏天畏人畏聖賢雖
無勸焉猶善矧睹昔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無論

賢有道者卽暴戾恣睢之徒多輕捍官師而不能
不惴服乎鬼神藉令知沈有履戶有雷霆則灑然
易慮冥冥者不可勝數也由斯以談所謂王天載
非耶彼竊竊焉求之刑乎賞乎末哉夫爲治不假
刑賞而能化則亟焉法令滋章彊梁多遁自古
能遁天之刑者與有幾是錄所爲頒也或曰言天
則災祥明畏之書不以備乎曰二書之文奧公故
欲廣諸質質則其天易觸而其爲教易遵耳其猶

八珍五穀耶適食均而得食有廣隘夫焉不樹五穀哉嗟乎一歲樹穀百歲樹德我　文皇帝既製爲善陰隲一書垂教千百世尤惓惓以博采屬後之賢則恐樹善之不廣也茲公所樹豈惟紹休伊周抑　聖謨有翼贊焉南國諸大夫及三老子弟世世食公之樹者將尸而祝之伊周間矣

法家總要序　代晉陵錢公作

不佞既刻法家總要成且布之郡屬矣則爲之序其端曰嗟夫有味乎漢人之言也前主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律與令蓋國家三尺所寄名之勢也　高皇帝神武定海內元勳宿猾業寘之重劇已橐鞬甫戢即更制律令　列聖嗣統復稍習而使之變驅時習而使之變不得不以憲令裁憲典云在昔　天子一道德同風俗不得不驅時

稍有所刋益頒諸中外載之典常至于今最稱晝一矣顧條例繁多郡國吏稍不習法比者往往更僕未易檢乃是編出而當事者可按覩已其緣情附類而麗之辟也非讞決之指南乎哉其區分聊列而先後制典可覆而據也非明勑之津筏乎哉曩時之奸萌孽釁難理也大者閭里豪右詖唆膠戾次窶人子鬨而詆耳乃其文與事猶低昂不相比則何以稱法意是書簡要明備誠人挾其一以參之聽斷之間無論吏賊而舞文者旁睨却歩即吾與若手成案耳要辭儼然而臨其上者得以意先法輕重行之否也不佽椎踈古所稱循吏無能比數顧獨以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願與諸君子盡心焉若乃平反不事事而攄撫蔓引爲名高也者則惟是令甲在即不然而操苛細含豪舉以自植其私也者亦惟是令甲在不佽蓋恫恫罔罔無所

置喙矣諸大夫令長審圖之靡但曰興平梁肉安所急此而弁髦置之也

海運新考序

制府梁公海運新考成不佞下吏獲展而讀曰有是哉公之憂深乎盖我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東南去神京萬里而遥荐荐藉一船葦爲轉輸以故會通稍失利水衡大臣輒宵夜遑遑束手無完策矣聞之曰兵無常形醫無拘方要害絶不得不徙砭劑窒不得不通故夫持籌主計者寧可絀海運不講哉按海運創於勝國　國初丘文莊公嘗建

議復之彼老成謀國盖于咽喉外別圖一咽喉濟大命匪好爲譸張迂闊駁國是也顧今筴士譚河漕既率聚訟鮮成議而語及海運又捲舌噛指以爲無大奇中曰洪波巨浸苦汎漲也極望靡際難標識也大都病噎廢食碁圍廢梟非筴士之概矣試覩公所爲考起淮南歷膠東直抵天津地勢道里井井若臚列且也元人泛大洋今傍海涯元人涉萬里今三千餘里而島人市賈習風濤躑躅待

命者羣若聚蟻則以是羽翼咽喉利當其九害未必當其一矣噫持籌主計者寧可絀海運不講哉方今　廟議廷斷併力疏徐邳諸河以故呂梁有通津直沽無滯航而大司農歲按籍檢左藏穀帛充盈足贍軍國有司矣萬有一徐邳壅閼粟不得如期上然鑿鑿有新考在可以按島嶼計程達之輦轂間辟之兵家左擊則右援右擊則左援辟之醫家不攻腠理則血脉不攻血脉則胃腸誠亦利

便哉蓋昔劉晏運江淮而十五路粟輻輳集輦轂
下夫晏信心計臣藉弟令江淮阻淤不得通晏詎
寧力輓耶噫公之憂深矣今　國家所慮北則虜
南則漕公鎮鉞薊門威靈灼赫業已兩破虜屹然
爲遼左保障乃茲考海運佐漕渠蓋漕渠通則士
飽馬騰武備軍容愈央央生氣色矣公間嘗語不
佞曰吾平生精力盡載此編余小子未諳大計然
習公之說有概于中舊矣因僭爲之序

重刻許黃門先生全集序

明興文章凡三四變嘉靖中許先生伯台與李獻
吉以秦漢鳴先生好古博學折中六藝縱筆無漢
以後言獻吉踽踽西京不敢失尺寸乃學士修言
獻吉蓋獻吉處大梁開門納交即郡太守長吏至
執師弟子禮而獻吉又自標榜其文章先生處浙
游志聖賢之道上下三不朽不沾沾立言在黃門
其所上書讀之足以寒倖臣而矯曲朝遽謝病歸

歸而益屏絕貴游好問學獨與高僧韻士騎黃犢
戴笠吟嘯山谷中當是時縣大夫有慕先生爲先
生表石縣門先生裁一入城遲明一踵門謝卽還
乏縣大夫終不得見焉歲時諸使者饋之金辭勸
之奉詔而出不應卽察相貴溪以書招致者再亦
竟不答晚歲輯藏蓺授家塾且令無顯出於世故
四方學者恨不蚤見其文章柳氏謂文章屈伸繫
顯晦辨訥及交游廣隘豈兩先生邪烏虖司馬子
長撰史記是非頗謬於經而壺遂者盛儗推轂楊子
雲著書不詭聖人乃桓譚要知已於後世則屈伸
之說勝非閎賢知不定也然先生自黃門家居賣
先公田二頃供布衣蔬食卒之日欲以數十緡犒
山行扶攜者不得得趑趄粥枚給之其廉如此今去
之四十年聞先生名如聞祥麟瑞芝卽田更里嫗
人人說許黃門夢寐起肅其後邑中拜黃門者人
直謂某君不肯謂某黃門不知獻吉亦能得此於

大梁歟又先生有子長孺今爲名御史章奏諤諤有先生風或以爲黃門高不欲取爵位顯績窮卧巖石之下故天報之後賢或以爲黃門教其家壹繩墨周孔故侍御而下諸孫曾皆砥立名行云與郊曰孟子尊伯夷爲百世師而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至于今其文辭概見者采徵數言猶三復動竟慨然恥富貴而榮高潔其厲世何可勝原世衰士大夫卷處者多緣戚借舊抵書宰執覬一旦假翮而生濤不則脅肩聽政之門朝脂暮韋陰圖隴蜀不則覆瑕暴堅熒惑諸使者或薦之北闕之下不則買田宅爲子孫計擅苑囿聲伎爲樂不則浮沉鄉黨嬉嫚亡節與草木生死丘澤間使之讀先生書聞先生之風其不汗背而發赤者鮮矣謂先生百世師非耶吾郡邑惟江氏稱聞家累世名臣而吾友江參知士振惟錄先生家則揭座

隅其不爲文章炳炳烺烺而嚴重之決矣予生也晚不得在弟子之列得私淑長老時時質侍御君征侍御刻先生文文多散軼副在錢太守家予故謀之錢氏重剞之傳之通邑大都焉

歷下摘稿序

寓內名嶽五泰嶽爲尊環瀛海四東海爲大自有虞氏首巡岱宗而管氏倡袁海其事並在齊魯之郊至漢議鹽筴始詳且人主數數幸岱求與神通而益議封禪事矣　明興特領祠官一洗登封祕祝之陋其事甚韙乃鹽官即不能遽罷而振元元佐縣官之急亦甚利民何得廢典籍弗志耶故泰山鹽法舊有志而事遷時謝且多濶略今上谷守

查公先是佐山東鹽宮侍御史譚公屬葺二志既
告成矣公復以二書浩瀚爰纂要領爲一編命曰
歷下摘稿云不佞郊受而讀之形勝經略不俄頃
而盡奚啻端委漠廷聽公卿文學往來笑難而飄
飄焉卧游天門日觀間也昔太史公著封禪書獨
於泰山即封中白雲悉寫其光景而平準書于煮
鹽即牢盆鈇趾纚纚不厭至今讀其書者想見其
時其稱良史不虛哉查公固夙負良史才而在山
東才一年況鞅掌風塵乃能著書若是而又芟繁
就簡裒異爲同俾觀者若指掌然殆不減子長矣
豈公避權海上垂十許年蕭然一齋倘亦所謂從
窮愁中來耶會不佞奉使東方已事方欲躡屩登
介丘一窺東海出日問周公太公之所治與管晏
拜序諸簡首

壁峰桂先生存稿序

往強圉之歲中執法吳公過余譚孝廉則追叙其
郡桂公曰吾別駕殆王祥焉其後六年余歸海上
池陽桂明府來貳吾邑又其後二年明府出一編
眎余曰此先別駕之詩若文也先別駕著作若而
年往往多棄去不欲以集名故存笥若而篇不忍
泯泯將授諸梓人不可當子邑而失吾子也子爲
我序之余受之并家乘讀焉然後知別駕公即吳

公所誦孝廉者也其爲詩若文多本性情重倫理信哉仁人之言藹如已而大宗伯泰公則謂公既已服嗣父母喪三年矣又以本生父母故匿不赴有司不上天官者前後各心喪三年其孝如此大司徒畢公謂公爲南漳令且入朝石洲公信來即號泣發喪推常例千餘金竟去其孝廉如此余信三公之言而企公之德又喜公嗣之蒞茲土也無所著吾猶將志之況詩與文復犖犖若是乎昔孔門通六藝者七十人獨曾閔以孝稱孝之難能豈六藝等也他日訓弟子入曰孝出曰弟而文則以餘力該之固本末懸殊焉今世諸生輒稱詩白衣輒抱策以遊士大夫朝謝賓客暮有集行世寧患少文顧其中廉者十不得二三孝廉者百不得一無問上堂及寢澗畧已甚甚且急公車則短喪營官豪則匿訃宜椎魯細民所不忍者而其人自視揚揚聞別駕之風亦面赧熱內愧矣且微獨別駕難

也別駕謝世餘二十年而不忍泯泯乃其子亦孝
子也余少甚慕孝廉而謝交戾俗終養蓋時吾甚
愧乎孝廉先生其庸無藉乎

喬大夫洛下詠序

郡司馬雲間喬使君下攝縣事以同籍進不佞言
詩因出洛下詠一編見示不佞卒讀曰世岐文學
政事而兩之謂詩暢性情政則名實欲孚於上下
故詩非山谷汰寥之士閟闢心腑窮隱極怪籠宇
宙於豪端或不工而縉紳先生贊天地理民物孳
孳乎夙夜在公詩或不暇遒使君又善詩哉或曰
不然善詩者卽案牘不病詩善政者寤寐雲月不

病政惟溺志於功名富貴則詩與政均病焉今讀
使君之詩脩脩然造化與徒日月與鄰而型辭笵
意直將與作者爭較其絲粟竊逆其志於世之富
貴功名其藐而不入於懷也如踐華嶽而窺蟣封
其淡而忘之也如蠛之薦齒颺影之過目其詘而
藐小而付之談笑也如臨優幕而閱榮悴之形盈
涸之情此豈凡近縉紳可彷彿乎故入浙以來宰
邑邑理相郡大有聲郡中茲攝是邦一日錄俊士

三百三日簡虎豹之士五百五日歸豈弟父母者
徧邑中即漢良二千石治未及此又不但獨凌厲
唐風而已也一時在宇下者得使君之詩歌詠之
至欲棄山窻澗戶而遊其庭而沐浴使君之澤則
又欲詣公車請即尹府或監司其部政事文學使
君不交擅耶徃使君宦洛爲是詩凡游覽若干篇
讌集若干篇行旅若干篇贈答若干篇詠懷詠史
若干篇而宦浙東西當益富尚未出也不佞既使

君部人且未學詩其不宜言詩明甚以使君同籍且最故故言之而僭識之簡端

瓠游草序

茂生負雋才好游游諸賢豪間名能詩者即無不悚然意下折節嚴事不佞於詩無所解頃過海上肱篋詩篇清聲藻韵唫暎楮墨上追王孟下抑錢劉余則安所脩茂生顧謂茂生吳人政不得操吳音冥搜超想如探溟渤出珊瑚毋務靡靡求合里耳茂生犖然有當莫逆於心要其才性偏精可以無徵不造用志不分不以萬物易鯛之翼乃遜居

五石瓠漫落於湖海間邢卜之盤盂之日力一逆
奔詣綽有前塗勉旃不佞未知茂生所稅駕已

音律啓蒙序

近世習操觚者顓顓攻博士家言卒然叩之詞賦
或不解聲韻爲何物幾令六朝雅士笑人齒冷此
無異故居恒厭薄俳偶曰是不足奴秦僕漢廢小
學不一闖足其藩何怪乎吐角激徵之未能耶抑
不知西漢尉律學試學童年十七以上諷九千字
迺得爲史於時諸小學書如蒼頡篇爰歷篇凡將
篇史游急就篇揚雄訓纂篇寔列六藝一百三家

中當世能正讀者獨推高張敞及敞外孫之子杜林至比于梁丘施孟安可廢也余輯漢林未既枯坐別業少谷山人剝啄至袖所謂音律啓蒙者眎余余覽之終篇曰駢儷哉其唐賦之流裔與小子習之引信之可詞可賦可摐金戛玉可把五寸管箴縷百氏進則光綸綍退則次風雅所得故應不貲疇謂尉律學可隘之而不由乎子歸第刻之當必有好之讀之如杜氏子者

廣宣彙譜序

余不德孤鮮友自蒙奇禍三年哭一年病一年始僦市廛苦夏日思一消之從者曰盍奕乎曰吾惡其圍盍象戲乎曰吾不喜其將卒是利人之敗也陰筭也索篋得宣和譜蒱焉無何得大鄣鄭叟牌已又得吳張生牌曰有意哉遂測宣和而廣之於是以其牌之數倍之爲全牌之數八分其全牌庚以其一尊之爲天地人和十分其全牌去五以爲

牌之賞三十四分其牌之賞去三以爲出色之賞
二　八以其出色之賞倍之十有六而去十六以爲立
采之則一百十二色遍六而五而四三二一譜摹宣和
而咸和雍和共和義和元和成試之笑曰吾造之
吾不能違之覆而分者吾仰而所以分者豈吾或
且仰而亟呼以冀其配時笑時適也而又樂其無
競克無先圖無攻圍殺食心愛之字之曰滑稽生
日十數旙乃函有道士過之指問焉曰吾友滑稽

生也啟而視之曰牌耶而不見柴桑侯且投之江
曷友之應之曰余不堪事久矣已釋鼇矣此生不
變塞似諒不逢人喜慍似直其數與變起予參錯
似多聞奈之何欲投吾三益友也留道士與之旙
因舉其哀益異同之故盡語之道士撫掌曰噫蓋
數也天之贏虛可度乎人之奇而偶偶而奇可斷
乎天人之勝之符可定乎余學數人也請亦友滑
稽生因授之而并圖其采色之殷最與說而俾繹

之時適焉

會府城隍新籤序　改男嘉

原夫神人之道非殊而感應之機寔一何則至誠之先知如神者神元不離乎人空谷之嗣響如應者應靡不馮乎感乃不應疑神之不靈而無神寔感之無術故紈素一搖几席而環珮之鳴欲秋杉杵甫春鉦鼓而鱗鬣之吼已震不然而短袂輕舉何所來清颸寸筵微叩詎足發鴻響也是故虢公請命邦土錫之降莘秦始藐沉風雷阨之中渡壓

紐表其輯玉聚雲顯其應龍亡曹遲孫疆于冢社
敝韓語狐突于下國秣陵佩綬吳祚寖昌河郾脫
驂士衡玄悟其神異殆不誣矣此寧有異故歟盖
公侯封山川之貴神原繫山川之靈鬺亨悉寰寓
之庶士本孕寰寓之秀二儀既闢濁則降而清則
升一氣周流凝者冰而泮者水輓近世不惟天人
一道顧目幽明兩岐於是善敗罔索之人吉凶惟
索之神不知聖謨洋洋四體及蓍龜合兆殷監炯

炯二龍與箕繫襲苻若乃覩蹻跖之晚歿謂殘獷
可倖免聞董石之蚤貴謂爵祿可妄圖視張杜之
蔚興謂草菅可葆胤見楊謝之竄罰謂糠覈可豢
豕含齒戴髮自晦靈臺捧土笵金何知爾事用是
或占號而得笑或筮吉而罹凶或白犢終祥或黃
裳卒禍非可以一途驗非可以一緯徵也至若孟
浪旅謁陽浮羣望葷血歕其氣沉湎亂其神乞靈
匪毖匪虔得兆不尊不信復有逢禎而矜振遇禍

而恣淫耳甘東僕之獻諛心溺南荆之禦貨此則
雖皇穹臨御寶笈誕開呂尚披六鈐之章管明探
九天之策亦何能爲爾決盛衰栫慶吊乎某居鄙
履鮮身幽志坦一藝連蹇十載盤辟猝陷棘喙刀
鬣之穽備嘗沉命次骨之慘母慟仆街妻踊投繯
獄門窺父不幾日而皓首毀家累叔遂歷歲以轉
蓬邇者廻霜收電伏遇愷悌之主扶老携幼跂歸
狴犴之骨淚盡惟血人窮籲天惟會府城隍之神

負屏吳岳垂帶淛河封疆藉以永寧億兆倚之爲
命殿門旦啟冠履如雲伏臘晨趨牲牷成市家嚴
一月六愬廟庭許之塵洗天波信爾谷吹暅律服
茲休命戴我大神思薦香火於寓錢禮俱煙滅縱
勒肺肝於彝鼎詞與篆磨爰資汗青庶播昭赫竊
諗淮南武烈四國傳其孔牖江東漢壽二神壹其
顯謨乃敢以彼瓊章呈之紺殿數爲三百六十詩
各四言一章周天度數消長臚列于羣筴之上其

人動靜否臧指示于一笑之下毘陵學士兩掞盛藻園土鯫生一箋陋釋固知何吉何凶寔千慮而一致孰從孰去亦異途而同歸惟是咸禱意殊則辭有符忒晉祈人別則應分幽顯葢聖賢之設教積慶餘殃詔人也居易俟命言天也苟求趨避尤必齋莊能誠雖夷貊式靈于雞卜虎占不誠卽著龜曷異乎槁草枯骨故君子進端其禱退玩其占宅平而戒淵冰履險而嚴徑寔廼信贏虛有會浮競陵援榮瘁無恒謬生欣戚夫如是則詹尹釋策殆可以謝屈子季主旋式更無以導賈生矣

隅園集卷一

慕曆字呂賜綏堂訂

隅園集卷二

序

擬鄉試錄序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皇上御極之四年秋八月中外有司復當鄉試士届期巡按監察御史某以故事檄某暨某司考試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及諸執事皆就列御史用近歲禮官所條上科指紀綱毖飭乃合提學僉

事某所選士若干有奇三試之錄其儁者九十及
文以　獻某不佞于職事宜序首簡竊惟夏后氏
宣省茲士執玉帛者萬國則非方嶽之具瞻英賢
之高會哉入春秋以區區之吳越有臣如伍員范
蠡大夫種爲之左提右挈而後先雄霸固南國多
才要亦其遇合然也下迨西京斌斌由南國起者
貢生繆生而下無慮數十家及讀當時功令見擇
民儀狀端正者即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有好文

學肅政教者即與計偕詣太常歲輒試即逼一藝
以上輒注掌故缺每怪一切譏防檠所未具而士
亦重廉節奉職循理多不負所遇焉今世之士遇
之疎而求者患防之不密是則遵奚說耶葢
明興二百餘年尊經術廣厲學官之路久即荒服
冥徼外聲教所及烝烝嚮風況茲文明之域夏后
氏之所過化者哉士生其間項背爭出家穀契人
皐陶盛矣假而功令至今存惡能勝其舉也且也

招致之途一而炫售之門九夫女賤自媒士賤自
鬻則今禁機械申干掫之儆操繩切墨不中率不
收其誰能易之士之遇合於此世幸矣哉且有司
爲　國家求士而復退士之自求者此寧欲深居
岩穴必待弓旌蒲帛之聘而出歟嗟夫鳳凰梧桐
卷阿不以媚王而貶賢庶車閑馬馮翼之徒頌之
至今上下曷常不相求哉今　天子豈弟萬方爲
綱卽草木承德鳥獸魚鱉仰流何論都人士千載

一時之遇夫焉病求顧其中安得盡皐陶稷契也
者而效之若乃假翮鉛槧扶風汗簡推而納諸牛
鼎之談鳳乎鴆乎則在所退且遠耳彼蒙退者翻
然新轍備異日之采其道無難惟茲以賢有才進
矣一日在事與古有道英賢絜德量功難愈倍于
遇合故徵獨士求遇時卽有司亦求遇于士也盍
思所以副其求乎夫伍員種蠡小霸之良耳賁生
繆生叔世之儒耳猶各以其功名文學足術後世

乃今當成康之際而生此南國又被周南召南之化爲獨深其不能翽羽高明者非夫也於乎最之哉亦有以納婦之說聞于士者乎納婦必先行媒所求乎婦大者奉宗廟次者事舅姑小者執酒漿洒掃婦而擅此可謂曰能婦能則媒任不能則媒不任舍是三者無論招邀輕佻即工技作奇巧與夫習詩書雍容璟珮媒尚有慚色何則所納不稱其所求故也會稽盖姬姜之族往往以異能聞某

於多士既爲之行媒任惟多士不任亦惟多士某今則羔雁納之矣是舉也巡撫某夙勵聲猷茂明文教而巡按某新膺　簡命趨至而翊章之其有事地方者某某襄理棘之外者某某勞于先者入賀則某某遷秩則某某若棘內百執事則具錄中

擬選貢錄後序

萬曆丁酉之秋天下郡國奉　詔如例選貢士升于　天府浙督學使某公虔毖在事合十一郡之士再試棘院祓心注目而求之必其業中博士者始入彀撤棘放榜歌鹿鳴而燕紫薇之堂稱盛典矣得士凡八十七人鍥其文爲錄以昭懿舉不佞某叨長首郡學使公提衡于上而凡始竟其事者皆屬之不佞乃命序于簡末不佞俛而思之于諸

士卽稱同業然所守殊壤未嘗通邂逅接殷勤也雖樂觀其盛奚敢爲言固辭之弗能則瞿然竊喜曰猗歟哉我　國初制貢以賓興也歲舉久次者一人用之不束厄以資序故超陟有至樞筦者士亦自拔夷等奮趠勛業樹于不朽之塗卽起家科甲者或不如焉貢固無負于所舉也迨後久次之士衰遲者多如日隅中所用漸弗適則更以明經選實之均雍需對公車而仕庶幾入官尚初辟登

扶桑爰始毋爲虞淵蒙谷嗟意至渥也噫嘗聞之士在校若金在陶惟　主德所鎔鑄必有顯效邇者典且駿駸駸加盛諸士有所遭矣得無有倜儻瑰瑋之奇足以仰副　德意者乎吳越龍子之所宮也扶輿清淑之氣鍾毓爲人文士不特漱秕摛謨颸風驚電以盡洩山川秀靈而亦以軌道迪德足肩　國家紘鉅酬　主上寤寐之求耳若王忠文鄒文敏者皆吳越產也所舉于學通行修操業立

旌旃之下以翊敦龐渾厚之治者輝史策而流齒頰赫然彪炳矣諸士將趾前喆興起詎不能爲兩君子哉不佞所不信也茲遘歲丁酉適當論秀之期漢志歲星大盛于丁留執于酉蓋一昌會也浙兩已鎖棘得人稱無遺漏諸士抱璞杰之才將以乘時自見與不得所欲而有咄嗟之歎者莛楹藉令徒以文爲筌蹏而無當于寔用媿于前喆多矣豈今日選士意哉頃　天子下功令數加釐正士藝有靡曼不根傷于雅道者亟黜之學使公受事甫數月都試浙東西士如近體羣萃而爲玄虛甚至去離經傳踰越準繩者迸弃之弗收所收皆醇朴蘊藉太羹玄酒之文一追復成弘舊矣它日厝注爲縣官用其能有裨世運若卑卑提此科目空名必不爾也矧吳越大藩爲四方所視得士如今日則寰寓喁喁嚮逆無不願斧藻爲道德之士以酬　明主斯諸士發之哉某不佞請執簡以俟

擬武舉鄉試錄序

萬曆甲午冬兩浙當大比武士會直指繡衣之不
間庚令季月廼侍御某公率百執事比之三比三
加嚴焉得僊若干人以上某以執事得宣言于首
簡曰記有之季冬爲貞元交會之期卒乎寒且始
乎温有虔始厚終之義焉爲往往誓士者謂爾材余
既目擊之手披之余不敢不虔其始由此而厚終
諸士事也某謂不然殆執事有終而諸士則盍慎

始焉斯何也始比之駢而射始合再比之步而射
再合三比之觚管而射三合今所藉獻非射御之
傑即詩書禮樂之英待御公所爲率執事而申令
勑法者亦既幸厚終已而諸士爲國虎臣今日否
亦今日勳名自今日始也何得不慎也且而一日
所論著疇不規孫吳漁董賈潁墨津津以度生平
其大者必嵩目而籌四裔小者亦必扼腕而稱五
伐六伐策名以往且盡訓其始願其逞志可知雖

然慎未已也古英雄豪傑率戰兢得之語曰小勇
勇敢大勇勇不敢故師中輕如鳥捷如鷙則弟子
也量敵而處勝則長子也深中重發則丈人也從
授鉞以至策勳飲至安往而不欽欽諸士由之則
士光照籍籍光照浙壤矣余初觀浙之山川形勝
疑其秀而不雄既觀浙之人文疑其鍾在章逢或
不在介胄已取浙掌故思焉不有范蠡大夫種泄
庸犖犖者乎之數臣試舉而衡子潁墨似不足子

所然圖國國強圖君君霸視今輦上所求乎將帥者何如且三臣君則勾踐非必明世則春秋非必康材則拔置非必歷試而盛舉也而所就若彼今所遭若此而言不遜古人勳名或不厭今人將無令縫衣者輕邪近世文士好倜儻之畫多舍瑟而抱竽武士好雍容多諱縵纓而矜緩帶一有餘一病不足則不足者輕故令甲文一舉耳武或再舉且三慎之蓋重之也今天下雖號稱極治然東夷頓甲海表西北虜亦數數盜邊有如令文士者獨出而樽俎折衝而若屬無所效其技滋輕已且始願謂何詩不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哉異日者出而炳炳朗朗焉人不以爲方召即以爲管樂使施紳秉笏者亦斂衽而譚此侍御公意也在若重圖之圖之則願今日始

擬東吳武舉齒錄後序

辛卯冬直指某公舉吳武士五十人既錄其文矣復令錄其齒序諸末簡不佞因嘆直指公之注意諸士子也何若是重乎文之且齒之其優禮一視計偕士奈何其自輕也盖自司馬穰苴之屬不獲與季路齒而近世益猒薄六藝至格鄉射不行故里中見負矢而馳者豎儒且不齒焉今士遇直指繡衣親命籍姓氏修譜牒將人人

而色澤之一旦優禮至是則諸士克奮今日克讓亦今日夫武士奮則爭自見其生平同壘爭堅同勞爭最同敵爭先登安事讓哉漢大夫有曰兵讓道也叔季爭言之故二云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固言讓也楚子玉不能三百乘不惟無禮晉文一戰而霸朝決之有莘不惟少長斤斤耶當事者用尚齒訓讓意蓋如此夫曩後武士士出計偕之下頊縣官急武士士反迫計偕之上乃比歲舉者其籍具在有伯仲伊呂者乎無論伊呂有兄韓彭而弟之者乎果籍負士抑亦士負籍也故士今者不憂其不見重而憂其自輕彼足不涉行間而津津司馬法如數一二輕譚者也予之一旅之師止則亂行動則超乘輕兵者也殊未得勝笑而負旗擊鼓遽以士卒嘗輕敵者也夫夫者雖比肩而進于國家奚賴焉無亦及是時而矯之矯輕以重矯慢以共矯踈躍曲踊以禮樂則異時于城

之寄其庶幾乎若區區慮少淩長長加少而齒焉則竹帛之士固有十二而拜客卿四十而登壇九十而爲師尚父少長之不相輕久矣此諸士意也非錄諸士者意也

吳山毓秀錄序

歲甲戌不佞隸繕部大夫韞菴吳公以察舉守杭郡則左司馬汪先生語不佞曰都人士厚幸哉杭士翩翩吾郡都上游卿大夫咸長者今杭得吳大夫且速省豈惟民比下車都人士望見公休休則相慶未幾討師儒等庚令異等者操牘而會會十校之士而試試有程不中程不休則又相視而化是歲浙大比士

諸由虎林起者卽舉首參居一焉由斯以談司馬固非虛語公謂都人士若樸棫芃芃乎一歲可勝舉乎或待舉者自疑國能趨故步追琢謂何耳于是且入計亟按歷試錄其文爲多士法式命之曰吳山毓秀則果秀孫吳郡之函粤之鑄匪燕粤則然夫有所鑄爾也故夫孔子鑄七十子矣藉令魯秀後死者寧無與乎我虎林文學舊稱彬彬斐斐孫孝武以來其後日剝襲又其後稍慕崛奇人言越人釋羅而希秦復陶徼獨越之罪也道喪世已至是厘　主上厲學官申下令甲甚具乃幸得公陶鑄之夫人而鑄而函洒洒進燕粤秀矣猶之乎虎林而前以侈後以樸前以矯異後以爾雅一日超乘而上士且不自知山西惡能秀士哉善論者謂蘸白王盟吳奉天目爲壇坫則左大澤右滄溟是山固布几席待公矣無寧多士多士奉槃則奉執耳則執旣一歸而更之今之壇豈昔之壇耶當事者

方以朴茂號闕下則諸生響應宜莫吾鼂先昔漢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考其在鼂時僅僅推賈生耳茲無論公大者即所推轂具足爲縣官用焉避最治哉錄成公屬不佞序適不佞至自歙覩環浙諸山綿亘盤鬱歷歷從大鄣來入杭爲吳山則吳山有所繇毓固宜秀矣

刻文藁序

古之所謂文者非苟能屬書摛詞蔚然取給鉛槧耳已聖人之道脂腴博美如庶羞之簇盤雖易牙調之陳平爲張具九獻而不飡則糠覈先焉故加籩倍鼎不如其下咽崇覽閎議不如其見道叔向子產晏嬰之徒以此爲文是以萬物休戚皆繫于其舌端之語默漢司馬譚爲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主上以卜祝待之何者無關于道雖工無益也

丙戌某君上春官余從事棘闈得其文讀之則蒐羅載籍總括百氏亦上乘才矣然偉奇雄瀾之中變化離合莫非攄闡性靈而陳其所自得之趣洒如穆如也謂造道之言非歟夫文章之盛本之六經由先秦以及西京兩晉六朝代有作者劉勰貞德秀之論備矣迺後世學人迷其端原窮日力以摹之而文辭卒不逮古故談者方之鑄木鏤冰無所可用何者其言是其道非也若道之玄焉則途

巷謠足闡玄倪而況明經射科豪傑不朽之事乎　國家設科士以文進世所謂羔雁而贋儒則又獵取勦說爲之即斷雲殘霞萎艸枯株無以稱天地奇觀明矣雖左班董賈之雄古劉楊蘇曾之嚴且暢也何取哉何取哉某君績學好古雖治舉子業雅不喜爲蹊徑所束讀其文知其於試用廓如也漫爲序之

海嶽同心頌禱篇序

往年伯近衡陳大夫壽六十置酒高會一時大方之家屬詩文賀之御史大夫孫淮海公移詩十三章先至高淳陳令君颺言曰淮海近衡兩翁稱同心哉于是以大夫所得賀章萃爲編曰海嶽同心頌禱篇余小子則從鶴麓所受之矣後七年鶴麓以進士高等出爲海寧令乃虛上舍使人將迎奉大夫驩大夫果自衡嶽來邑大夫奔走爲大夫壽

尚書郎沈南泉先生一見若平生交語大夫曰南
嶽之事君爲政東海之事我爲政今茲就壇君主
盟我願爲君左袒于其行贈遐壽篇五千言其述
大夫忭袁州事甚具大夫受而三四讀因念往使
江西時獲習初泉初泉贈言尚在篋書中胠篋再
讀感兩人相得驩甚如一日恨相知南泉晚也遂
並二藁載去乃鶴麓幸教不佞曰大人交太僕及
交比部皆不減中丞又比部太僕崛起海濱而大

人來乃適有事衡山則海嶽同心不有味乎高淳
公之言耶願子一言託之乎副墨之子夫大夫以
著作傾當世即淮海猶在鴈行二大夫且北面之
矣余小子無能爲役其何辭于大夫雖然由斯以
談大夫之自壽者備矣昔袁州執政四海九州爭
附苞苴牘而不可得一得當袁州即入而執簡
出而持斧斨乎無人乎五步之內何赫赫也大夫
以一王官獨弗視其赫赫竟陸沉鼈國中脫冕而

歸不少悔謂何古人云風之過海有損焉日之過海有損焉風與日相與守海而海以爲未始有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以大夫而視赫赫直寒暑風雨之過耳不則弱于德強于物無壽類矣詩頌如岡如陵又曰如川之方至不在斯乎且也大夫之周游也浮洞庭踐五溪達于江于淮于河以至于齊楚吳越諸名勝冥搜遠覽不遺餘力故其自言嘗曰嶽有五游其四經有六吾子涉其五果今諸君子以經術鳴對公車策名就列接稚而趫彬彬然山有楩柟杞梓而海藏興焉大夫之神不王乎不然毋論能養第令酌彭蠡爲上尊葅匡廬爲加豆惡足望大夫之腹也嗟乎陶弘景既通籍於齊則顯挂冠華陽則善息逍遥于五嶽十洲之間則能尊生其列于仙奚惟哉況乎大夫之尊生又有所以尊其生者雖十洲五嶽皆取之宮中而游之曰鰲嶼曰鍾鼎洞天在公樂園者歷歷與海外仙

山爭勝吾故曰大夫之自壽備矣卽羣公無能爲大夫頌也惡用不佞之辭君侯曰固也余將壽之梓人曰暮使人嚴君所且子不與不穀同心哉奈何無一辭吁人亦有云細流土壤君侯寔不擇而納諸敢不惟命于是副墨之子則謂余東海之波臣也且竊竊焉慕廣野諸嶽嘗稱十嶽山人卽談者無當于大夫可謂有其意矣詩載之

志淑編序

歲辛巳不佞爲那州李魯君幼齊爲開州博士一見天雄署中若舊相識焉又明年幼齊來尹龍游而不佞病免虎林之墅則幼齊遺不佞書爲不佞誦母陳孺人拮据狀及所輯學士大夫傳序記頌詩賦爲志淑編示之寸卒業三歎曰嗟乎茲天所以啟幼齊哉方萬安怒伯子時微孺人則伯子死後伯子持孺人急微倉皇携抱夜渡江避之則三

孺子且死即母子幸脫而微辟纑給仲子仲子亦不必顯融迺今顯者奮者奮死者不死于父而死關法豈非貞淑慈慧上通神明乎惡得不畀之幼齊之賢耶雖然亦難矣即無論其蹌踉渡淮之顛沛甚也而食貧茹苦以是貌諸孤出之魚肉之中納之詩書禮樂之內至有今日湛恩微命且幺光焉可不謂難哉嗟乎孺人蓬垢四十年享茲褕翟不媿爲幼齊母幼齊以孺人荆布服勤者服官撫二三遺孤者撫邑子弟不媿爲孺人子是足以勸已學士大夫之傳之序之記之頌之詩且賦之也獨歸美乎哉書至之日余發北舟日也不遑詮次聊題簡首以歸之幼齊

雙瑞報成編序

武原有神明令李侯治其邑三年士皆道德明秀民皆出入有禮相孝慈於其家政成以最聞天子嘉異之賜之　璽書兩尊人拜秩與侯等命下邑邑士大夫皺冕從侯迓之郊四鄉老稚塞九達觀之於時西土之人有以產芝告南陌之老農有以兩岐麥旅獻者士大夫飲衽慶侯退而爲詩謌若干言美侯博士先生葉君彙爲編曰雙瑞報

成云遺書謂與郊曰子其序之與郊曰唯自昔理
平往往臻于瑞應有國家者寬仁博愛恩及行葦
百姓輯睦庶草蕃滋醇酥釀而禎祥出故司馬氏
之一莖六穗班氏之玄秬黃鬯祖述而譚修爲懿
鑠至唐柳氏始槩之瞽史而曰休符不于其祥于
其仁無惟乎其以天地爲大果蓏陰陽爲大艸木
也嗟嗟何鹵莽於天人若是耶後世鄙儒固者言
人不言天奏者言天不言人君子則徵諸人庶質
諸天謂人可僞爲而天不可僞爲故陳王跡者必
合雅頌之章與平露嘉禾之瑞爲左右契爾今武
原之化上下和樂衢謌里唱浹於人者如此麥秀
芝靈答於天者如彼天人之會不既隆乎雖王跡
叅併一時侯所得於天者又飛綸命綍
何遐遜焉夫此皆報也君侯不愛數歲之勞以報
天子天不愛三秀兩岐以報君侯　天子亦不愛
再命以報君侯之太公太夫人豈偶然哉豈偶然

哉繇是而之焉使四海之内太和洋洋清氛蒸甘
雨沃人克鳩庶集族以達於夷途而朱草澧泉莖
蒲莫莢神馬器車之類日月廷奏宣授史官其孕
毓不在宰衡則在臺省侯且以其身瑞國度所以
報侯與侯之所以報者正未艾也諸在編者或鳴
瑞或發皇報成其始萌芽也耶夫采風必首學宮
次及山藪逋播之客今合詞而頌侯者服侯者也
謂侯爲政于斯而媚茲焉者不知侯抑不知芝與
麥者也職太史者善采載之

東南一柱冊序

海寧瀕海海率五六十年一決頃甲午決及城下杭嘉湖三郡多憂之議築塘或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吾畏乎其始或曰諺不云溺則丐身出則丐緡吾殆畏乎其卒時羅相君特毅然身任之塘成三郡鄉大夫既樹之碑又張之圖画而多士又載之冊其勞最本末語在湖大夫記而嘉大夫庚署冊曰東南一柱云冊所彔三老之謹曰一柱謹五更

之歌曰一柱歌六七丈夫之篇什曰一柱詩至曰賦曰讚曰志曰述曰考皆頌塘也以相君大任故總之以柱名夫塘衛海也海非嶽不鎮非大地不統今頌功而獨象之柱何哉古今人舉事始不無洶洶而欲捍大患斷大謀動大衆不能不賴強立卒之譽塞海表名溢朝著者由不撓洶洶得之而近世更然雖則而象之曰柱可也不周之柱柱巍巍者也龍門之柱柱滔滔者也是皆以形柱而相君以

神則西北之柱與東南孰壯哉　世廟朝廉訪焦大夫嘗策東南曰浙郡縣患海國家誠不愛一再修之費斬山堙谷大治石壁亘百里即善決不敗不然乘時繕要害隄防積木壘石與民去害而就利尚足永永若汜濫既及亟發閻左亟遏之搏沙聚灰此與手障無異知言哉相君識與之符績竟成不則東南其有廬舍耶嗚呼郡以爲柱冊適中丞公亦推底柱上之朝　天子嘉

之下天官太宰錄之相君居吾將賀其入而棟明堂也已

甘霖應禱冊序

周侯治海寧之明年夏四月不雨至于六月侯步邑壇禱焉雨步禱益虔大雨邑人歌之爲喜雨之章徐生某彙之爲冊介董生某過余灞上曰盍序之余曰可得聞歟諸生曰方旱魃之蘊隆也憂不但農困不專畎畝國人請使巫侯曰巫則能乎已荒請怒宅龍侯曰龍則靈乎已卑請則繁露焉侯曰繁露其不爽乎已疏於是謝乘卻盖貶食露寢

下令於國中曰遏爾屠弛爾征出爾輕繫已令於野曰儲爾穜稑覃爾耒耜修爾防如是者三日不雨五日五日不雨十日一月曰吾使君之禱止是乎諸生曰然又曰禱之日雨我闉闍遂徧我疆原野若浮山澤若通於是田畯馳告婦子出饁阡陌起謠互謌曰吾使君之雨止是乎諸生曰然余曰其然哉吾邑瀕歲以來數百里急於焚燬而延頸舉踵於濊澤甚矣非　主上惠我豈弟非我侯極意拊循之顛頟孰蘇蕪穢且孰治邪故夫人迫水火俗雜稂莠旱有大於此歟君侯晝求之唫訟夜求之簿領宵旰以求之蔀屋之下蓽門圭竇之間禱有大于此歟至于今而漸我以仁濯我以義坊我以禮民欣欣向榮士勃興焉雨有大於此歟是不電而明不雷而肅不風而偃不雲而覆譬萬物之於旻天自勾萌拆甲生殺靡匪德澤而頌天者第頌雨焉亦隘已然天澤靡顯惟雨露乃顯故一雨而學士謚之

曰甘田更里嫗珍之曰珠玉皆泳浴於其顯者也則其頌雨也宜也吾聞良大夫之雨疾於使車良弼之殷聞太公寔詔侯曰不患雨不澍患雨之不恭患所以禱也誦其言而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吾於侯家三復之諸生曰韙哉今而後吾儕知雨且知頌矣

方駕文翁冊序

今上二十有六年沛張公以杭州通守奉臺檄領海寧篆時按行學宮喟然嘆曰尊經故無閣耶廢久不治後生何觀於是悉贖鍰三百金樹之不百日告成閣三重高五十赤東望島嶼磅礴西望極煙靄之際南望海表歷歷會稽山陰而又抱城如虹膺海若雪長風怒濤龍魚躍踊乾端坤倪呈露几筵爲寧邑一大觀博士先生曰美哉二三子其

興乎昔蠶叢蛾眉之國得文翁一振起之當時學士至揜覆鄒魯今六經具在張使君又昭揭若斯而不沉辭浮藻思風言泉顯是邑爲文章奧府者非夫也使君其方駕文翁矣然或以爲文翁之於蜀猶易張使君之於寧難何也文翁眞太守也太守爲郡師帥養中與才自其官守故曰易張使君假令也假令多傳舍一邑而文具五三六經欲遠覽而銳圖之難矣方駕云乎哉明年公得代還府

饗士大夫閣下別時大夫長揖衆而言閣成耶噫必入是閣者道明德立可爲吉士由是閣出者經世範俗可爲名公卿而後尊經之教成斯使君惓惓之意歟且使君庶政無大于此閣者往者視學謂何來者視學謂何而默無詩歌是不知考引公績而訓邦人於永永也於是諸作者唱之闔邑咸和之命不佞郊序之而弁之端

瑞麥頌序

天子萬曆二十有二年甲午夏孟陳子方抱蠶出有荷絛者入曰東家刈麥麥穟兩岐夫所謂瑞麥也子盍往觀之舍蠶與俱適挾策而問者過焉曰奚之告之故則曰有是哉陰陽家曰歲在午人馬食土今北國方數千里大無麥禾　上方使使者于禁中金奪黍庶于溝壑吾邑得免焉爲幸而又望休氣之重孚天以類錫也殆民訛也蓋二客不

相干乃相率而之田則芃芃焉齊苧互頡始相顧咨嗟者久之陳子乃掀髯發議曰儒者常不信天人徵應之說併桑枝麥穗謂未必然若是卽環四海而稼者其豐而五釜嗇而半菽皆在王君一念耳彼芃芃者何知而出應吾侯之德之政倘所謂三感七瑞信然乎將母含乳澤榮之民風謹帝力固神祇所憑精禋所磨盪乎抑造化鬱蒸布濩之久而禎祥出焉吾侯政成三歲其儲和委祉固非一日矣乎夫自漢以來吏治幾更其教化名法幾相軒輊獨天之降康降割與民之舒慘則千萬世不易耳昔人稱天則大父民則羣子又稱君則代天子民子民者或養之未必如農夫之養五穀雖寅衙酉休以勞能博高譽受上賞于動天動人必不効矣故曰天視在民天聽在民民者以其喘噓歌舞佐天爲命而天者以其灾祥濟世主怒賞威勸之所不及甚昭昭也無論菽粟之寶百于草木

鳥獸耳目之眞萬于簡策即古云汝陰連理潁川
重芝與夫集鵲渡虎馴雉之屬當時謠俗相傳頗
近怪然即此可以觀人情即天意也而賢者避之以
爲名愚者矯之以爲罔識余皆無取焉矧區區歲午
之運不曰德勝[redacted]乎今上日右進循良爲長養元
元者勸吾侯會逢其日則殊拜顯秩當隨頌聲而
至直天人感應云乎哉

重刻諭民要語序

仁和令進賢劉侯自建德移治仁和之二年政通
人和諸務畢舉每受牒見告債者紛紛及庭鞫之
則中下戶以頑逋負者十九而大戶勒徵者十一
乃知民俗之敝坐此於是侯乃勸誡不啻數令而
數申之大指謂貧富相懸有無不得不相通若官
租私費與婚姻喪葬之急債固所必須者顧大戶
持其急或授之毋而過需其子中下戶則往往不

記其急而多負其子且併其母盡逋焉足一至公之庭則罪罰三之他無名費五之何利哉於是翕然丕變借者及借與者此不敢越律彼不敢食左券而民俗熙熙庶幾近古之風乎侯又慮俗玩則姦僞必萌姦僞萌則故習必寖盛於是親撰諭語八條諭大戶諭中下戶者各四條分縷析語質情郅人可使由之亦人可使知之此非眞父母子視下民而能體恤若是耶郊讀之舉手三歎服焉居無幾何侯遂刊刻成書且頒布卽窮簷蔀屋之下罔不率循矣壬寅夏六月侯晉南水部尚書郎邑人恐語久而湮習久而復敝也請于侯重梓傳之嗟嗟嘗一臠而知五鼎侯之德政此亦其一臠矣他郡縣尊嚴若神曰奈何以瑣瑣者經懷卽小民有愬者不受理甚則呵去又甚則敲扑之以致大戶率閉橐中下戶率負橐無所告而公私並急至是而思侯頌侯者又不獨一仁和也夫上不忍傷

之曰仁下無一不得其所曰和一邑之民公有輸
私有賴毋相顧而鬬毋訟而訐訛仁之
而訛致之和歟其或公焉私焉緩急靡所貸而窘
迫焉廼鬬焉鬬焉是之謂不和安得仁也夫如是
雖謂自縣有劉侯而後無愧乎仁和之名亦無不
可者輒不揣僭序其簡端如此云

榷關救弊政紀序

今上萬曆之三十一年戶部黃鏡寺來秉關政當
是時關之闌出入者旁漏者因緣新法侵官者紛
如弊甚矣鏡予至則曰嗟嗟敝笱在梁其何能防
鑿乎乃毅然髮櫛而實塞之小者下教懸諸雉門
大者白督撫臺且肅政使者一軌於法諸弊不痛
斷不止於是行旅咸出塗寺聞之曰果哉鏡寺之
爲政也田則有螟書則有魚關則有蠹而新都爲

之驅居無何及瓜予往送之鏡予出一編相示則下教與白事公移具在也予手讀之曰東海腐儒雖未詳其縷縷即越海之禁之一端利關猶近功而利國和民寔遠猷非細今而後無復聯檣比檝載齊秦吳楚之重貨奇織招搖大海中以餌夷貪一敺駔儈若荷儋游食千百人還之隴畝二息惡少結黨仇伏莽挾商侵盜心三三者於弭變防奸利不倍蓰出塗也耶後來者日嚴無少懈焉關政其永清矣予快覩鏡予之政而慶海上之人之蒙其澤也於是乎書

風木遐思卷小序

友人以風木遐思卷抵不佞曰先生盍文之余閱之則士大夫賓戚重孫節甫孝而詩之繪之圖贈節甫者也節甫幼喪母慕之終其身噫孝乎孝其有永于思哉人子之喪其親也衰絰窮于服輴幬旐翣窮于器祥禫窮于日月於牖於戶於阼於庭於墓窮于途皇皇爾縱縱爾望望爾窮于貌而思則無終窮焉故禮云齋三日思其笑語思其所樂

思其所嗜曰齋盖制夫思之之節也語云入廟登
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
哀哀可知已曰廟阼盖導夫思之之不至也二經舉
一隅矣引之則非齋非廟非阼階宜何如且心水
也性流也思波也其動也微其酬酢也隱夫烏得
而知之亦烏得而誨且禁之古之人有傷趾而咎
者有捧桮棬而痛者有望他人之嫗媪而愛敬者
夫孰非思乎而惟幼孤思特深則一日之養之未

伸與諸君子謂節甫孝思必其旦夕饔飧春秋魚
菽求其親而親不在即宗之泣祥之卧而自致無
繇故借皐魚氏之說旌之不然若雨若霜露若藘
孝子何一不觸心而必顓顓風木耶今世教衰雖
親在而尚親之忘身之忘又烏乎不忘廼州里有
若人焉以隴畝不獲聞于縣大夫以非通邑大都
不徧譽於顯者以窶不克舉于學可慨也往余縻
紱思將母不能已思學孟夫子薶石像跪母墓門

又不敢聞節甫之事愧汗蘇蘇嗚呼惡知曾閔之行乃出于吾黨乎故爲之序以俟夫采風者察焉

族譜序

例義

陳與郊曰夫陳氏吾霍丘公有家譜云祖高侯宗高瓊本臨安高氏詳矣然東園公而上卽名字不完得無涉遠耑之謬歟故今斷自東園公

夫陳氏莫知爲高王廟高赭山高恨矣或問何故曰東園贅壻而祖禰不志壙石

夫陳氏由東園而來蓋九世焉大宗一繼祖之宗

三繼禰之宗九後爲之宗者益不可知譜得已乎
夫名實不可以不識也吾曾王父而下彼璽書者三人由鄉貢進士起者九人爲貴郎若賜爵一級者五人幸哉今不譜後嗣何觀
聞之有祖有族有族有譜舉族之出處死生胥載之子孫而不知其先之出處死生可乎七世及亓亦可以譜也已或問譜何以不訓曰宗法廟制家則倘矣夫譜譜也亓又奚訓焉

與郊以爲先大夫命予曰郊又字予曰廣野蓋取諸同人同人不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哉故先王之建九族也燕享有節慶吊有章親親疏疏有殺至叔季而族散不少矣散則乖乖則逆逆則相屠擊以兵者有之予觀世俗出不乏裘馬而族人或百結入爲子孫築廬舍而祖宗丘壠或在茂草間或諺敬鄉里小兒至爲宗老下車則不謹何惟乎族之散也吾南里馬氏祭祀不乏則先

教存焉東里雲邨先生家不嚴而治則身範之故
于爲是譜第譜名實欲子孫知先世之起家若臨
安齒甚繁燕享慶吊甚有禮此與馬氏何異乃一
再遷而爲赭山爲高王廟遂稍稍陵夷此豈惠教
令之不足哉傳有之曰人存道行故夫鄉里布衣
之徒能合族能表正其子孫亦雄俊之特夫也非
苟而已也以于從士君子後廢先生之訓不講忽
先大夫命于之義不思其何罪大焉其何罪大焉
故略倣前哲綴輯聞見起遷祖迄予孫行九世爲
族譜凡七篇其叙曰
維綱有綱厥目斯陳綱舉大端爰括紛紛視我宗
乘監故考新述例義第一
於鑠我祖蔚爲侯王豈無丹書隧景不陽皇考紹
之帝命光光凡百孫子曷維其慶述王命第二
五服既經昭穆燦燦有爛焉者作我典刑述世系
第三

厥初生民有姓有氏叔季不詳放逸終始往往昆孫追痛家史迺紀迺生爰及葬所庶幾百世臚列如指述家傳第四

嗚呼我氏望于東瀛裒裒明德邦家之楨俗範斯軌帝揚厥聲鴻筆載之不騫不傾述大傳第五

史有外戚家國異歟婦德之完過者式廬終古烈烈曰惟大家彼碌節者疇不恥諸鴻毛泰山如何弗思述外傳第六

凡我譜譜可恂總氏族該疏親發潛光崇威神戴天章函人倫志丘墓詳婚姻綴細德臚鴻文述叙譜第七

修復墓田墓屋序

吾高祖而下墓在道人塘南曾祖墓在塘北舊有田有屋春秋有祭既若干年屋廢田亦陰廢此其故莫之詰已而南北祭日廢不修至委先壟於斷樹殘碣間且泯血食傷哉乃侯康一布衣重感而告於郊曰今人至老死甘爲其子孫馬牛不肯出一分力爲祖宗勤事於後人舉千萬傳之猶不足而先人則笋及錙銖其悖逆可勝道哉且其人近

者十年五年遠者三四十年亦爲八祖宗否耶康雖不才常恨之請爲二祖聚斂而興復焉墓置田若干畝屋若干楹屋與守者居田入治牲醴祭庶幾永永罔缺叔父以爲何如郊曰善吾愧子矣吾愧子矣盍人日酎金以祭而告宗人成郊當綴數言勒石也萬曆二十六年春日玄孫與郊謹序

隅園集卷二

萬曆丁巳賜綠堂刻

隅園集三帙目

卷四

壽序

壽周太父母序
壽郭太父母序
賀梅邑侯華誕序
賀孫中丞太公太夫人雙壽序
賀邢太僕太公太夫人偕壽序

上海圖書館藏

壽蕭督撫封君序
壽姚給事封君序
壽沈年丈七袠序
賀韓母安太夫人上壽序
壽顧母田淑人耆年序
壽祝母邵太孺人七袠序
壽外母朱孺人序
賀呂都尉夫婦百年序

壽呂公五袠序
壽陸公七袠序
壽佘公六袠序
壽蔣公六袠序
壽周公八袠序
賀章公八袠冠帶序
賀李公榮壽序
壽汪公序

壽馮母六袠序
壽胡母七袠序
壽月塘上人序

浙汎　陳與郊廣野著

序

壽太父母周翁序

今上二十有四年秋八月十日太父母周翁誕辰邑文學某某造陳生曰自吾得君侯而邑恃焉以有民民恃焉以有其妻子至今日而民益敉寧士益讓縉紳處士益恬侯之賜也太公之教也敢請

壽太公生曰宜壽哉多士必有以壽之亦可使不
佞聞乎客曰可惟邑之南左滄溟右錢塘出入潮
汐上下鴻濛經大荒歷無垠浴日月含星辰乃使
康狄之倫釀爲醇醪蛟螭蚴蟉而和酶蠡蜃婉蟬
而營糟汎齊幡纚滃盎篸箾粼珠属玉薄渚泛濫
者不敢唼嗦而潛漻郤青田謝縹酉薄中山隘大
斗於是尊決漭而角奫淪千人酌萬人斟跽上太
公庶幾微醺班賜餘瀝霑醉下賓此足以壽歟生

曰未也客曰北界金閶世推吳趨高者遏雲下者
竦魚梟者如絲旋者如珠纛采虹以環紳截朝霞
而垂裾冉冉遥軒歷歷飛除乃使引喉激塵清耳
翼觚曠氏爲之推琴襄氏爲之提竽洋洋焉五筵
之堂九几之室翕比律呂縱和金石於是蘭膏繼
華燭張淥水潗延露瀼宮徵之讌承歡未央此足
以壽歟生曰未也客曰西望虎林招搖皐塗碧葉
金英菌桂峨峨臣以江蘺僕以蘪蕪射干揭車職

衛岥岮其芬則從風芔歙馣馣馞馞薰乎赤霄散乎采欄其節則隆冬扶踈垂條繁荂望之如雲就之如春於是攬玉蕋以爲餐和玄腦以爲丹乍服乍餌乍昇乍磐列眞桂父衍衍遊焉采之稱觴萬於椒盤此足以壽歟生曰未也客曰惟蓬惟瀛東封與鄰瑤草玉芝茻茻蓁蓁其中多常容玄俗木羽琴高之徒或從六博或好投壺勝不鵲厲負不豨嘑於是折若木以卻景抑羲和而緩車觀者忘罷聽者傳誇招而致之笙鶴交加左右我太公譚討相羊天地焉比筭日月焉齊光此足以壽歟生曰未也客曰萬寶輴輴曰惟金天南極老人正以八月見焉爾乃蕩游氛廓太清天漢彌高夜光彌明的皪萬里不辨剖璧而遺珩俄睇乃躔煟煟熒熒怳若龎眉徙倚夷庚又若明眸側射山庭此之謂天壽之星非夫抱道潛德之大人重綸襲紱之耆英孰召斯禎於是考天文孚景曜命霓裳呼羽

翿叶吉逢辰規圖詠兆此足以壽歟生曰未也客曰數吳莫與僕請借楚楚有宋玉景差唐勒之士連類綴辭鬱爲頌首鴻烈藉之以發皇湛恩託是以歌儛將使沿演丘索纂蒼篹雅續南山之章讚北斗之卣侈西池之宴校東海之籌布於康衢徹於皇州其高潔也如日如秋其翫翫藹藹也如雲露之初稠或采田謠或敶國猷其顯者里父能言之隱者左史倚相亦讀之而齒韈此足以壽歟生曰幾矣客遂進曰未既吾聞太公之導君侯也孳孳焉如周公之於魯公君侯出聽政入奉太公也雝雝焉肅肅焉如魯公之見周公內外勸勉靡匪壽民壽民曰壽國壽民壽國曰壽親豈不甚盛甚休乎固將使大雅之儒綜典謨襲經史億萬斯年福我公士於是卿雲晝舒甘露晨泱朱艸萌階丹鷟儀岡信寓宙之至隆邦家之巨慶也若乃漢魏以來纍纍策書子宦於朝父爵於廬肩虬綟玉百

歲與與安得齊聖而並驅哉語未畢生避席而起
曰美矣善矣此可以壽矣幸聞至德之稱國有周
公卜世卜年敢拜下風

賀部太翁閔太母偕壽八十序　代王相公作

余被召方上書海寧太常陳生過余州勸駕余簪
之明農草堂語及時事生謂紀綱在簡大僚補察
臺省風俗在長有司余曰然吾州之俗曰謫曰涜
曰鴟悍子之鄉亦有之乎生曰疇昔固有之自得
吾部令君立不變已令君公而明左右不能罔毫
髮廉而威撟者健鬬者不敢嘗試仁而達且敏諸
無告者苦更徭者即農桑而困擾者悉納之恬養

之天四境不開咨嗟聲而又閔雨日步禱益虔日匡曩儒生闢運樹基不少懈故邑之人望之如嚴君焉惟恐其忤也倘之若慈幃焉惟恐其驟而廟朝也余曰賢哉其尉薦乎曰臺使者交薦矣翌日與生泛舟芙蓉池雲氣四烝峰嵐浡潤酒半生鄰席而稱曰吾令君太公太夫人偕壽八十邑縉紳賀願乞言先生余曰太公宦乎曰宦南陽博士太公來就養乎曰來餘月卽拂衣還九江今令君出則坐堂皇孳孳維億兆人父母入則市水土物撰冠帔上父母百歲籩豆乞先生賜之言歸從二三大夫爲壽耳余曰世儒稱古醮好者率趨爲壽不必縣弧設帨之辰其姻婭交游若賓客於尊行縣弧設帨之辰卽稱觴不必徵辭擅文墨者故漢而下爲壽者疊疊歐蘇而上集不載壽言不知詩有之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又曰如川之方至頌也亦古之道也生誦令君惟公惟明惟廉惟威惟仁

惟達且敏而又重農興起文學士子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今君而邑之時雨也則南陽公南陽夫人其如山如川決矣諸士大夫親令君曰父母兩尊人固召父之父杜母之母也親親而尊尊者也美報也則其爲壽也固宜況令君薦之朝則旦晚封進之而臺省封又進之而部院大僚則部院大僚封國家尊賢而尊賢者之親寧有既乎其在今日令君卽市水土物撰冠帔以上度南陽

公必且語使者吾非不給於鮮何至割縣大夫供也南陽夫人亦且語使者吾繒練故饒何以縣大夫冠帔爲也還報縣大夫其益孳孳俾歌樂只君子焉吾日舉而之觴矣由斯以譚非南陽公南陽夫人不能成令君之賢非令君不能得諸士大夫之頌非諸士大夫不能顯南陽公南陽夫人之世德壽之無愧辭也余仕不出國門不識江以西之山川以生之頌令君度之知令君家山川固不騫

莫不增爾愧慚文墨久以生遠辱姑次厄辭授生
生歸其授諸大夫入效之令君

賀梅邑侯華誕序

今年春海寧令尹闕尹天下者以墊江梅侯上一
三逢掖驚喜而過其老曰恐吾邑不足當梅侯梅
侯非重慶世家以文章傳海內者耶金馬石渠寔
其流亞安得尹吾邑寧曰聖門文學子游氏不尹
武城哉且魏相而下都將相之業而由令尹起者
豈少也及一再浹旬命未下諸逢掖又過其老曰
吾固慮未必得侯自唐差次縣重赤縣畿縣而望

縣稍次之侯初令成安畿縣也諸畿赤必且
爭得侯吾邑郎望於浙東西焉可必得耶予曰
廟朝重吾邑甚往往以他邑高第徙度必擇誠與
才者令之侯令成安御史中丞旌侯曰純若赤子
敏練若素官聞之朝　當宁其不爲吾邑借乎已
而果得侯至矣侯至縣之日縣民從軒蓋間望見
侯舉手加額曰英明哉聽政之明日胥史徒隸出
吐舌曰神君神君不一二月而大夫士拭掌慶曰
眞吾父母師帥也日月浅于仲尼子產而績效軼
於召南陽黃潁川何居盖理賦而賦平折獄而獄
允譚經術而經術皆治案牘而案牘山積者若掃
馭羣隸而隸斂手若束薪以事見鄉三老田更市
魁即片言而三老田更市魁皆驚怖出其意表以
禮優士家右族而士家右族一不敢踰矩閭闔雞
狗之傑雖繩之法而又未嘗不爲之含垢匿瑕其
餘羸瘠之矜六襘褓之子雖投諸網而未嘗不脫

諸綱外故下之應之謳吟之且社稷之自不疾而速爾至是十月之九日爲侯覽揆之辰二三逢掖從兩先生又過其老曰侯盛年吾文學可壽侯歟曰周成王弱冠周公壽之不必年漢世公卿大夫或時燕會賓王酬酢懽甚則起爲壽亦不必誕辰奚不可壽耶於是徐先生曰不腆宗彝及犀象齒革侯直塵視之又奚可以壽吾將觴侯賦假樂亍曰唯君侯百祿自天申之民人其攸堅乎潘先生將賦南山有臺之三章亍曰疇敢忘德音諸逢掖請賦天保亍曰天命之罪民父母之又何疑萬壽也兩先生顧亍吾子則奚祝亍曰漢人之壽燕喜而壽者也華封人之祝荷戴而祝者也不佞固多士祝侯亦豈有加于多士而不覩牛刀之試乎甫三月而利獘犁然邑之弱者養壯者按堵老者康魚鳥草木盡熙熙泰和之天則二三百里皆納於君侯之仁壽異時侯進而臺郎給舍而樞密而宰衡

遊刃無全牛令天下弱者養壯者按堵老者康魚鳥草木盡厭厭泰和之天則八荒皆納於君侯之仁壽雖二雅所稱何加兩先生笑曰吾謂子嫺於辭子乃不嫺於辭第釋詩和二三子口吻而已耳遂製錦而書之相率賀侯

賀孫中丞太夫人雙壽序　代王座師作

清平淮海孫先生既以大中丞節鉞再鎮鄖陽會其父封中憲公母恭人先後躋七十使使徵不佞言爲壽先是翁恭人以今　上初御　東朝覃在從事竊睹記一二緒語蓋所稱偕榮並壽以爲天道福謙之報久而彌驗已而先生書來念違其父母有恂恂之思焉則不佞何能無言哉往不佞讀

詩至四牡歎乎先王之世人臣以王事不遑將其
父母其懷歸來諗若有所甚苦而飽於區區一日
之養盖古今人情大抵然也且夫家人兒女晨昏
細曲之私戀而至於感及萬乘爲之動心累欷此
誠知其意有所苦而諶謀 便之易耳然而三旌不
輟招九折不辭險若是者王非爲祿使而臣非利
之也將以致忠廣孝而慰其父母之心也自戰國
策士以爲孝如曾參令念不去其親必不越數千里
而事王如其言將使親無違膝之子而王無効功
之臣則忠者毋乃孝之薄與賢父母之心必不然
矣孫翁忠臣也彼其出而事君爲名師爲良守令
不宼厥施將悉於先生乎屬之故先生之仕而乞
歸養養而復起仕　聖天子不爲奪其孝而先生
不嫌去其親者吾以爲孫翁意也孫翁之家居也
當路之踵其門者常稱病謝却之又吾以爲孫翁
非病也盖亦有所託焉以成先生之忠也先生自

解褐游中外二十年逾矣其文章風烈在天下其行誼在鄉里其成之在翁與恭人故酌泉懸魚翁恭人不嗛貧被綸曳繡翁恭人不矜寵庭槐階玉蜿蜿雲仍翁恭人不責報盖父子間相爲師友而泊然自疎濯於炎炎攘攘之外以留有餘之福故曰飲不盡樽遺之子孫又曰神不注於外則身全豈翁與恭人謂華之稱孝子以潔白豈先生謂邪則板輿刻鼎持以效親者末矣而況造膝之

煖姝蹴蒲之磬折以方琅琅炳炳揚修名於天壤間孰輕重哉故先生之念違其父母者私也則天子且歌四牡以勞之矣其忠以成孝者公也則先生不能自言不佞能言之讌慶之辰酌滄溟爲上尊俎泰華爲加籩庶其有取乎爾也

賀邢太僕太公夫人偕壽序

不佞郊之受知子愿也天下莫不聞既同年舉進士又同以三輔吏徵拜御史給事中而先後又同解太僕太常之少卿歸兩家廬兒歲不南至海即北至沛上今年子愿兩尊人偕九十高矣郊求所以壽之壽之織文則吳楚之幣玄庭壽之繪事則顧陸之亞充閭不然而造一詩歌或寫一經則子愿翰墨文章妙天下度無可自効者記往年邇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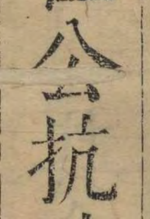
願之庭升自賓階拜伯父母堂下退就來禽館中
立語子願曰子之家大人相壽者相也器壽者器
也信宿逆旅逆旅人詔予德又壽者德也卽父子
臺省猶基福耋耄猶小年必百歲不啻矣子願曰
幸哉郊曰僕聞之海豐太宰楊公巍有母百若干
年而不聞其父閩少司徒林公應亮有父百若干
年而不聞其母子願兼之海內士大夫將艷言邢
太公邢太夫人彼兩家不堇堇曰偏慶耶子願曰

噫幸甚既而汜問子願子歸而田租入乎食客贍
乎酒船無恙乎得母以納祿而慚大人子願愀然
則謂曰使子久於臺一白簡入左順門三日不下
兩尊人七箸將待此損益卽建子四方之節將去
家萬里起居歲月至安得煖煖姝姝于一堂雖食
貧父母九州之子願以千秋
繡虎之子養又詭與五六十年擊鍾之子之養也
子願可奭然已坐久語襍因及土風士習之上下

郊復曰吳俗濛使吳卿大夫得望見子之家大人出則聯車騎坐則列絲竹者當稍樸且淳即珈搯而游冠帔而過市者亦或小改而大人軌世範俗功不在繡衣丁爾子愿笑曰有是哉子之譽也去之幾二十歲如昨日耳語言今子愿方擁笏垂魚跽而上萬年之觴小子獲覓而陪其後所頌當不出相壽器壽而所祝亦無以易百餘歲之林太公楊太夫人第次其言授二子往壽焉二子曰叩閽之日有如　廟朝修周漢之典　詔下山東邢先生且掖太公入朝出而分所祖割餉太夫人則大人無逸頌郊應之曰聖王老老不但崇之辟雍而萬乘執爵三公設几即平時一割烹一鴆必職之饗家有攸賴焉予曩者固云乎哉夫亦以軌世範俗國羅氏此豈鮑背鯫齒其百拜申之邢先生

壽蕭督撫封君序

今天子與海內更始簡崇耆舊起大中丞蕭公督撫荆襄既而封其翁曰御史大夫母曰恭人嘉乃績也越明年公以二大人相繼登七袠矣而不佞辱稔知遂徵不佞言爲壽不佞則何敢無言哉余唯大夫之越在封疆而不得遍二大人是念也豈以凡庸也而情之愉快封疆也而神之馳役哉吾聞君子所鍾情注神於子者三其華者爲文章實

者爲經綸而道德則栽培百世者几席之養不與焉藉第令日暮侍盤餐奉襟裾而著作不日閎行績無可稱載父母者卽欲暢其情神而適所天能之乎矧翁文學贊于賢科膏澤隘于郡縣世德發家未究光赫則望公之深也且不唯制誥榮名乃稱几席哉往公抗疏乞養  問侍其大人于亭臺花竹間人爭慕公無何而象服鸞章輝暎今古人更以爲公華而余則謂皆非所以觀公之大者莫大乎作爲詩章使搢紳學士不啻李杜宗之而其自中祕歷瑣垣藩臬以至御史大夫又所在有聲烈由此顯結于朝矣且也與二三子討聖賢而程焉其所稱述要以河洛洙泗是公之不朽在身心親之神而暢其情也孰與左衣右膳儕俗沉浮而襲虛褒者哉則今顯榮壽考享有令名而且翁嫗偕焉余固知有天適而不止適人之適矣古稱得

全全昌盖謂公邪仁壽知樂樂靡不壽豈翁嫗邪而公猶然徵言不佞若有怛乎違依之際者則豈欲布筵堂階採日月之華引流灂之漿以服食其親而未能也乎不則欲余稱南山而申北海歟余意貌譆慶之辰賓婚塡戶或酌滄溟或俎泰華當無假不佞者若區區震世奇獲卽公或者能致之然公今之壽其大夫暨恭人與大夫恭人所以壽者誠不坐此矣則余前三言者庶幾其足以當公

哉遂帛書之使徃入楚也

壽姚給事封君序

今給事姚君起家甲戌進士爲郡理官以廉明聞
徵君給事卽又爲名給事殷殷重士林矣然寔本
其父其翁云翁事祖母以孝居喪以哀撫弟之孤
以慈而又性恢廓好施予有齮齕之者公弗校宗
黨貧不能自給者悉力周之家竟旁落乃翁不以
家故有忤色第日課給事君學翁配某孺人克協
于翁蓋余爲給事君同年又同在省中其翁隱德

業耳熟之矣翁生于嘉靖某年閏八月及今歲得年若干孺人年若干皆前以給事君封鄉里稱爲貴人長者會其年八月再閏於是給事君言曰前乎此八月未嘗閏後乎此閏未必八月家大人蓋自始生一再遇之實奇遘云又曰母孺人生亦以閏今者家大六生辰近也親知前前語曰曷不爲姚翁夫婦置兩閏其愚而責備于天如此夫惟君子善頌人子請爲我言閏陳子曰唯唯老氏不云

乎修之于家其德乃餘閏天之餘數也其法以日爲度日行十二月中不匝十二度故置閏以歸其餘日陽也閏陽之餘也其在人福澤富貴爲陽陽有餘物也不盡用而歸之于終故常餘常餘故常足此天道也故曰積成閏福積成壽夫惟有餘爲不可窮而天人交取益焉器之盈也可挹而不可注一膏雙火則鑠滅隨之何者無餘故也夫大人之德惟其東膏燼火酌不滿器闇然內修于庭戶

久而積焉然後積少以多積奇以偶如閏之歸餘
于歲終而氣朔分齊天道乃備此容成大撓之所
不能算而老氏得之故曰修之于家其德乃餘馴
是以求翁如前所稱數者非徒睹閏象也又得閏
理焉夫翁雖以布衣老巖穴之下家故饒也令稍
廢箸趨什一頡頏作氣自能豪里中其餘經術吏
事盖性能而身習之又非必有待于後者乃皆推
而弗有獨以長厚濡忍之行修其德于家故蓬蔂

不厭而享餘批扞不交而力餘鞿鞅不試而用餘
此三餘者備而福歸之矣故曰非徒睹閏象也又
得閏理焉其微則爲給事君[illegible]冠惠文敭立赤墀
文石之上凡翁所欲言與所欲爲者旦挾皁囊暮
風澤已暨天下此亦翁歸餘地耶老氏固言之矣
曰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有餘之能爲天
下奉則翁父子之謂也盖史稱太丘之仁僅僅表
正一鄉所謂修之于家者迺後子孫貴顯至數世

誦義無窮故曆家以致閏會成歲物以之生而大衍歸奇象閏再扐而成卦遍于其說者則知有餘之不可窮而翁之修于家與其所推以奉天下其必爲太丘食報無疑也翁孺人福祉方未艾雖從給事貴騶馭不加益而禮加冲若大車之載常餘而不常盈者蓋余所謂常足之道勤而行之即百歲可也余又何暇言閏矣

壽鳳池沈年丈七秦序

當隆慶初不佞郊從沈大夫舉於鄉已從上南宮又從長安邸中出則聯轡入則聯席即舅弟不殊也亡何里中有起大訟中不佞者不佞急數造公謁公仲氏二千石公白之事竟白公篤舅弟甚矣久之公拜古田令其治古田有趙廣漢風且遷而爲一墨侖事所中竟移吳橋吳橋益治於古田一日公浩然曰吾令兩邑視彭澤侈矣安能戢戢薪下

積耶遽掛冠歸時不佞已先公歸相望僅七十里乃
牽耕釣不克時造公而昆弟殷殷則四十年如一
日云今年公七十擬一辭壽公謀之三老或教予
曰大夫天下才也廼欲斂其廊廟之猷於一郡縣
而又斂其郡縣之猷於一泉石農圃寖斂而寖盛
愈盛而愈久子何不以斂而久者頌之或又教予
曰昔遠公謂淵明近禪大夫恬憺去仙宗不遠且
吾邑不有譚景升馬自然乎吾郡不又有丁野鶴

乎吾海東不又有閬風員嶠之萬仙人乎子何不
以列仙頌之不佞曰前教予者太近後教予者又
太遠盍衷之有鳩杖而目予者曰嘻子謂周孔近
而偓佺安期遠乎哉葛勾漏不曰周孔與偓佺安
期異用而同體聞大夫三徙令尹而曰尹自佳輙
出輙垂橐歸而曰垂橐亦佳未老而謝官政而曰
謝政亦自佳今既七十矣而顏渥丹如四十許人
鬚髮無一莖白者飲噉不衰與客譚夜分亹亹不

倦謂之彭澤亦可卽謂之景升野鶴亦可且子獨
不聞勾餘老杜氏乎今年百三十八矣屣履而見
御史御史中丞則列仙世亦恒有也非遠也不佞
猶不謂然應之曰深山窮谷中不知婚宦不覩鹽
酪其人數百歲少亦百餘歲然此鹿豕螺蚌而已
矣彼老杜氏者鹿豕螺蚌之徒也囿造化者也譚
生丁生者服食之徒也竊造化者也俱非所以擬
大夫也大夫造化生之造化自篤之而又時發時
斂修之人者完而要之得之天者多請以得天頌
大夫且子少大夫十一歲令髮之白者齒墮者不
少矣故竊竊焉頌大夫之得天或曰子未能得天
惡知天曰子未嘗得鼎而知商周之鼎之必千百
歲也遂述其問對之辭張之壁爲大夫壽

賀韓母安太夫人上壽序

夫蒼帝之子主歲曰東方曰春曰仁壽而東海外有女和月母之國其人司日月出入歷歲至不可勝原山東國於天地之東又七十二代登封之泰山在焉以故其大人多高年而閭閻尤盛近代如楊太宰母太夫人壽百餘而宅縉紳家往往有百歲者今韓母安太夫人八十四矣其壽自艾而耆而耄耋而且期頤其章服自銀青而金緋而且鎰

綠佩玉其封自太孺而太恭太淑而且太夫人豈
不巍巍于時我觀察使君以賀　天子聖誕行且
詣北闕下拜舞祝萬壽者三已賀便道過里中且
上北堂拜舞祝萬壽者三豈不融融馮馮于時年
家子謀所以頌之問之陳子陳子曰吾使君行其
開堂布筵請太夫人冠帔盛服而出而使君拖金
曳紫行百拜爲壽耶曰然其率昆弟子孫族屬持
觴進履爲慶耶曰然其擊鮮合樂召賓婚爲燕喜

耶曰然其致四方之醴齊以充觴窮四方之旨甘
以入饌謁四方賢士大夫之聲詩繪画以張之璧
耶曰然其引次公使者長跪而發錦袍犀帶之櫝
水陸之珍遍上耶曰然其入白太夫人郡國守相
若縣大夫請伏謁如家人禮上壽而出謝謁者耶
曰然曰是皆娛太夫人而非所以頌太夫人也
今上以島虜之未寧南慮吳則使君受節而備遼左兩節度萬
東北慮遼左則方伯君受節而備吳則使君受節而備遼左兩節度萬

里掎角若二華二室然則兩節度部中冕衣裳者
逢掖者跗注者荷韉矢者耕者築者負襁褓者簞
食壺漿者人人幸少得長長得老老得而休而優
孰非受兩節度賜哉受之斯戴之人人效華封人
之祝即南山之巵北斗之杓西池之宴不人人爲
太夫人願之思欵扉交獻焉獨東海籌乎曰然曰
是皆祝太夫人而非所以頌太夫人也頌之宜莫
如魯頌之詩魯頌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夫固謂

百歲則天予之百歲而名引千萬歲則子益之今
距魯幾千年矣而魯公有壽母非魯公益之永永
者耶又太夫人鄰國有賢母寔大孟公之門視魯
公庚什伯焉此咸自其子傳繹繹不休我二三兄
弟辱使君同升習使君廉則意貌太夫人之儉被
使君豈弟則意貌太夫人之慈服使君恪砥行誼
修古聖賢之業則意貌太夫人之義方而太夫人
固熈然恬然不自知其爲德之至于斯也夫二三

兄弟視太夫人猶母而舍使君無所頌太夫人母
亦以孟子而頌孟母與日使君始至語不佞曰不
穀不欲南太夫人寔促之曰而兄弟無以老人趨
王事不敏也則茲還上觴後必且復促使君南矣
太夫人豈無膝下之戀而促使君南勉方伯君東
北夫亦以安期之棗東方朔之桃采之邦中自足
永千百年正可無竢一時暖暖姝姝爾使君轄軒
道平原過邢大夫子愿邢尊人皆踰耄望耋試舉
余言似之且告邢子曰更十六年陳子來上淄川
之觴還觴邢翁邢媼邢子其許我哉

壽顧母田淑人耆年序 代督撫江公作

余與叅知悅菴同年舉于鄉而兩家大人固同年稱世譜矣悅菴有聞孫余以女孫字之益託肺腑親今年悅菴田淑人支干始周于禮得稱壽愧不能修加爵之辭雖然當是時必且里婦在閭宗婦在內庭羣懿戚在應門之閾淑人必且服三命之服六珈瑱揥雍雍造中堂而叅知亦必盛服揖淑人席右如太華嵩高鬱鬱葱葱南面而前拜令子

如竹梧鸞鵠後拜娟好靜秀之孫如蘭茁玉煙其
斯爲邦家之上瑞也胡可以毋辭也夫文學家稱
瑞者三天瑞而西池南嶽人瑞籛鏗世瑞殷曰尹
摯周曰旦禽漢曰石氏韋氏荀陳氏合三瑞而衡
之或誕或不恒惟世瑞信瑞耳今悅菴有方伯爲
之父西巖翁有叅知爲之子無遜韋石而淑人者
舅方伯而夫子叅知奕奕乎純純乎堂室相輝琴
瑟相濟紱冕相襲而未艾其所凝世瑞者匪特身

際之而身佑相之又胡可以毋辭也夫淑人之爲
婦若而年矣爲母若而年矣爲王母又若而年矣
而升恒方至行且見支干一周再周岡陵云乎哉
松栢云乎哉夫松栢岡陵非不凌千尋蔭百乘然
以視山川日月之經天紀地則不侔余固知悅菴
之德之材經天紀地者也而淑人與之齊則其壽
亦山川也亦日月也即非余四世通家孰不知悅
菴即非交悅菴驩孰不頌美淑人獨不聞周家雅

頌乎大明思齊之篇千載若新姜嫄太姒太姒之
徽音千載猶在耳目而螽斯麟趾之盛亦千載無
兩此之謂日月山川非是雖萬計春秋億計晦朔
其去茵與螻蛄直寸爾以此而壽淑人又胡可以
毋辭也且淑人之田出有嫣後五世正卿八世莫
京懿氏固卜之庭實旅百天地之美具周史氏固
占之至淑人而彌有耀焉今肺腑于顧于田者布
幣酌斗爭乞卿大夫士卮辭張之堂不佞無能加
諸大夫第億參知兩相祝而兩相慶無事辭矣公
子奉卮其稱諸大夫辭以進次公孫奉卮其曲踧
述不佞不腆之辭淑人當必筦爾曰吾遍舉子孫
之卮

壽祝母邵太孺人七十序

今比部郎祝君聞徵之麗澤宮也不佞嘗假館其家晨夕與文林公對案時邵太孺人饌先生酒食不啻五侯鯖其束濕少子今公車君不啻嚴傅是年聞徵舉於鄉又十三年遇不佞於南宮故余交聞徵昆季深而內子亦時時起居太孺人云今年太孺人壽七十矣二月五日其設帨之辰而會比部君入壽天子得出而壽太孺人公車君亦自

延對歸而諸孫濟濟且競爽甲第是日太孺人六
珈璜褕而坐於上比部君擁笏垂魚帥弟子而拜
於下而內外姻若尚書若大方伯若參知政事家
珪璧羔鴈魚貫而集於階鐘鼓在懸鐏罍在坫縉
紳冠盖在列不佞趨而尾賀綦之後贊客者進揖
不佞曰先生何以壽太君富貴福澤夫人而頌之
矣如月如日如岡如陵如南山夫人而祝之矣其
何以壽太君不佞揮觶而稱曰自東西京而後以
母道聞者母若陶侃之母湛韋逞之母宋宣文潘
孟陽之母劉此其人至今遠者千餘年近亦七八
百年而名奕奕若新然則宇宙間最壽者其名乎
名壽相襲而麻子母相得而益彰故世之賢諸公
者率歸教於諸母而賢諸母者又率歸重於諸公
互奕奕也然諸母賢尚未必顯績其家與著節於
其配乃今太孺人尤賢已身不出房闥者數十年
以貞白謝夫子又不出房闥而樹中興之門戶以

無墜通議公及司馬公家聲又不出房闥而佑啟二君擅清廟棟梁之具爲時卿士千里歎服聞譽徹于九重太孺人豈不禕笄而丈夫者耶假而丈夫幸遇知於時即西京之鄧侯兒大夫東京之新息侯亦或不多讓也名之曰祝氏勞臣奚愧哉奚愧哉惇史記之彤史且采之晻映今古何論千百年將天壤無極焉吾子以爲何如曰善賛客又言太孺人慈聞人大窮即傾廩濟之不少靳聞某所輿梁壞曰亟葺之某所佛廬教像毀曰亟修復之絕不以浩費爲解且蚤夜誦禮不輟則天之報施太孺人者必又無極也余亦曰善須之更十年比部君持繡斧金節過里公車君自金馬出爭奉虬玉上太夫人天厨美祿酌之萬年之觴爲太夫人壽又更十年二十年兩君亦自以其于國于朝之鳩杖跪而左右進而太夫人微笑而御之當是時郡縣之干旄賓婚卿大夫之幣更煌煌焉人貌榮

名寧有既乎吾子以爲何如贊客曰幸甚先生善頌且善祝矣

壽外母朱孺人介壽篇

丙子歲朱母春秋七十老矣余居廬內子請曰願從夫子爲母壽禮乎曰禮也外舅没而外姑時鞠育女斯之爲母也亦猶父也初不佞在貳室不逮外舅亦惟是外姑斯之爲壻也亦猶子也當束帛寓女上孺人于廷迺北鄉拜手曰請祝孺人使孺人逸使孺人泰使孺人適天適福壽其并哉內子曰壽則母自有母之宜壽者五其必宜壽者三曰

有說乎曰舅姑沒貧未能襄事母舉而葬葬而蒸嘗之卽朱氏百世之墓皆母之年一宜壽先文學卒于官徒以空名遺時叔季曰傷哉宦也宜亟去母頓足泣曰文學起家孝廉官不得陪郡國名當託諸信史奈何爲饘粥之需滅文學不朽之名芟舍深墨必得請于曹太史乃歸夫重不朽甚于重不貲斯不亦偉丈夫哉二宜壽孺人父終迎母就上舍養母又終祔之及其王父母咸改葬焉同母姊姒婺而貧時授資斧俾自給宗之婺者多待孺人舉火三宜壽孺人性本懁急不合輒不能容而居常則婉婉其服御務纖嗇獨祭祀賓客則罔或不虔故高相國嘗謂文學曰先生庶幾哉無內顧憂矣四宜壽具是四者而又神極完氣極盈齒髮不衰聰明不渝此五宜壽也顧其意甚廣業以非二三嗣子席故緒而阜昌之亾當也非揮揓篋笥舉贏焉亾快也兩者天必以百歲從之且少攻苦

季年猶操家秉不休已植其樹必享其實春秋詎
當爲孺人計耶故曰必宜壽者三耳茲君竊竊焉
以逸祝母乃非其意與獨先君子在者逸可知已
余曰不然也若不聞單豹之年豹之養內乎修德就閒三
患莫入仙乎七十而有嬰兒之貌則逸斯壽壽斯
靡願之弗訓耳夫焉膠膠擾擾哉余備在子行敢
以是侑酌者倘得當孺人豈惟壽家世其昌乎內
子敬諾

賀呂都尉夫婦百年序

文武才之不盡用於天下久矣自官人一謬驅捷
徑闢私門於是才無樂乎在朝者投身委巷形神
兩恬道尊而年日高於是才無不樂乎在野者嘗
謂人壽繇樂而人樂莫如壽隱人往往得上算焉
吾呂侯其得算者乎往強圍之歲侯以滑政冠其
曾　天子即中都拜侯佐帥時余攝右掖而今太
保石公以左司馬攝部侯遣引疾左司馬遽見不

佞曰呂薄北軍邪安之知呂才且擢雄鎮副參矣余遽止蒼頭蒼頭述侯止足之詞曰海上二百年諸防禦無一至部護者且吾家不穀累世鮮長年而吾未舉子吾決矣不佞以其言報左司馬遂請予告歸歸而大治其家益廣其阡陌且專壹其精神舉子者三吾女弟寔左右之余從侯遊見侯倦遊歸謝絕他事角巾私第嘗取其開疆拓土之畧韞之乎畦畛塞井夷竈之猷寄之乎廬舍排山刊木之武柔之乎花石譚兵說劍之雄鋒斂之乎諧笑訓練旗鼓之嚴肅英妙時一露之家塾而又雅歌壺矢以代蹲甲圍棋方罫以代壁壘岸幘風襟以代綸巾羽扇以故家日隆且熾子日繁且慧身日康日寧謂侯爲得算非歟假令如左司馬言不過易犀而玉晉參佐而元戎巳耳吾尚不甘八九年竭精獘神以博之而況一豐于爵正未必豐子豐年之盡如今也孰多也余後侯三四年歸而治

生不習計倪之言樊圃不善學蒙恬之書近築西
偏冀十年種魚十年蓄樹又十年舉焚枯坐蔭之
鐏乃更與侯陶陶二十年吾笑亦庶幾矣今年侯
啟五袠吾女弟少侯二歲而誕辰前後三日吾賀
可緩乎哉侯曰子賀余賀余賀值子昔廉將軍與司
馬相去遼絕而叙其謝職老善飯尚千百歲如新
矧吾三十年老葭莩而子面誦余余面聽子其可
賀滋大也女弟聞之從閨中亦舉手交賀遂書而

張之福延堂藏

壽呂公五十初度序

陳子還自西池遇冶家子於門神怙氣愉大類有道者問之曰吾稚年爲劍戟鍛鍊甚勤中年易之爲耒耜器質而思不困季年又易之爲囊錐爲簡牘刀日悠悠焉何所敝吾神乎陳子曰有道哉有道哉柳亦似吾都尉焉吾都尉呂公弱冠世武功爵已滑粟晉爲萬戶侯久之拜團營佐帥所至以廉能稱　天子旌異之駸駸乎推轂授鉞貴矣公

遽移疾上書幕府浩然歸海濱歸則理田園廬舍與親故燕遊其中澹然泊然若未嘗有爵位者今有子日露頭角日延儒教督之冀其雍雍然循禮率義不墜世祿之家由是觀之自總漕陟佐帥稱國家勞臣非夫劍戟冶耶及解印綬治廩庾自稱田農主人非夫耒耜冶耶乃者隆師廸子禮賓客將緩帶而賁彰纓非夫穎錐削牘冶耶公之道善摧剛爲柔歛泰爲約形愈逸而精愈不搖其長生久視之道歟借公戀戀一南北軍亦不過致位大帥止耳況世異局更盈者安必其不虧譽者安必其不毀若是而獲福敦壽於今日何如也今不佞結廬正公第後倘雲山不求吾是竹樹不責吾非吾將與公偕老焉嘗見憂生者擾擾膠膠以數十年爲一瞬而達生者述枕中談世外又以一瞬爲數十年吾兩人有酒有歌有朋舊安知數十年之樂不如數千百年之樂也耶公今年開五袠矣十

一月某日爲公誕辰諸戚黨稱觴祝公謁余言侑之余舉是言俾授諸酌者

壽陸翁七十序

出邑西門不一二里許居者如林耕桑者如画中有避世之老曰陸翁者年七十被察公元子而學省尊宿其長公且授秩于朝次君需拜于天官少君習進士業六孫英皆國器翁蒼顏白髮逍遥幅屨出入不踰庭戶即佳晨夕弟寄意松風海月間間呼一二友生量晴較雨討農圃爲樂未嘗輕至城市游翁自其少壯時寔兄事翁今年老友生

夙予爲壽予迎謂之曰而知陸翁之所以壽乎曰知之吾得翁之心予笑曰吾則得翁之貌客曰翁之心爲仁者之靜之木訥爲樹德者之深根固柢壽之道也而子以貌言遠矣予大笑曰吾且得翁之里與翁之友朋容亦大笑曰不滋遠歟曰滋近古長生久視之士其色愉愉其居于于其徒不召而自俱猶龍公謂深藏若虛盛德若愚非貌耶漆園公謂畏壘非里耶史謂東北海之老二蓼陌之叟三黃綺之皓四非友朋耶今陸翁有金紫爲之父有銀艾爲之子累世閥閱而門無刁間之奴虜堂無王謝之絲竹出無西赤之裘馬且口無尾述目無流眄一野服過市人不識不知其公子素封公而望翁里者遠近詫曰畏壘見翁與二三叟冠秀眉從社飲散者指之曰商山橘中之翁壽不在茲乎壽不在茲乎世之人賀人往往尊其德曰隱不則高其算曰仙仙耶隱耶吾不敢諛翁若八

九十百歲翁自有之亦不足爲翁賀獨吾鄉士族有醇德遐算如翁者巍巍若泰山若魯靈光使吾鄉仕族之子弟長有所矜式其父兄長引爲師保庶幾鮮衣怒馬乘車而入里門從艷僕塞路者私汗且赧此則眞可賀也因叙其言書之以侑翁觴

壽余公六十序

往予還大鄣故里諸里中丈人醵酒觴予從坐上識六水余公時公方盛年廼諸丈人皆嚴事之若憲老予故一把臂知爲隱君子云今年公六十孟陬四日爲弧矢之辰鄣之昆弟徵予言爲公壽益誦公行誼娓娓不休始公少孤家四壁立遂廢著逐什一于白下白下之大駔咸以公爲計倪白圭其人卽里中石谿汪公有人倫鑒亦以公爲計倪

白圭也以甥館館公焉公既受室于汪汪則盡解
裝佐權子母居久之資益贏羨公廼喟然嘆曰富
不好行其德安用阿堵爲耶於是子弟之孤者撫
之貧交之困者振之窶人之不能舉其責者折券
棄之日夜討孝弟而訓諸子奉醇謹而遊諸里閭
以故族黨仰公爲哺毋子而又楷模公爲碩師里中
丈人固宜嚴事之矣予謂鄣俗務纖嗇而公獨好
施賈道多鄙吝而公獨好脩佘公其猶朱公哉白圭
而下可不論也昔朱公有三子公居恒以獨子爲
念後夢神人語之曰而德厚更以二丈夫子畀而
果復舉二子並元子而三夫富多男子若佘公者
可以壽矣

壽蔣君六十序

海邑之舊姓推蔣蔣之碩德推心湖與其兄南湖兩君兩君者與予兄弟遊而予孝廉時又德兩君甚今年心湖君六十矣一日新孝廉存周芳公過予曰爾記月之二十有六日蔣二丈誕辰乎盍文之爲酌者先嶺毋以荒筆研爲辭也而曰諾公不見心湖君之頎然岳岳然乎則相壽者乎君拓畝營貲不以家而以隣里鄉黨諸絡繹抵君者君有

一不之應乎則德壽者乎一切米鹽絲枲漿脯之屬君身理之而聽其子修進士業弗怠譽不隆隆起乎則慈壽者乎日與招搖者接不溺日對奕不勞日出闤闠中不怳怳焉遊之若茂林而過之若過唐肆乎則恬壽者乎與之交有急百里必赴即百險必不辭以故環吾邑而居者疇不慕君願交君乎則義壽者乎抑南湖往往云吾宴坐一室而逸吾弟日翺翔市樓而亦逸予味之竊得其所以壽焉壽在君之心君之心心湖矣夫水載乎地苞乎天激應于日月漲漫瀎瀫淑瀄而聚于湖遠而望之如煙如渾沌如太極之搆天迫而察之雲霧之所蒸液珍寶之所化產與天地齊久者也君之心曰湖湖曰心則天下之動之樂歸之天下之壽亦歸之矣古之有所托而遊市門稱列仙者豈少也邪予苦踸踔不能從君三市又門苦俗駕不能旦晚從伯氏一室異日當造君昆季談動靜爾文

則安能存周公笑曰姑卽張之爲上壽者之辭

壽周公六十序

孔子序三益友盖著久而要焉夫豈以稱耋出處岐乎迺叔季多不然始未嘗不以勸以規而後稍陵夷也或以地或以術或以名位日背而馳於是乎生平締好之黨卽此居山谷彼處閭巷或不相往來其能嘯歌燕喜之無變乎其初耶故憤世者厭薄人羣至推尊合比乎林莽邀松結竹更輔以梅而命之曰咸寒三友噫其寄意寧得已也然至

于今久要者無如此三君即長生久視亦無如此三君挺挺於凝霜積雪中若競秀焉況一君子一處士一五大夫而大夫不有其巍巍處士不自高其韻君子不抗其節相與歷數千百歲寒雖以之當孔友之三斷斷無愧色決矣余持此論者昔余與周公吳公顧公裘公鄭公諸君子游今四十年而吾五六人如一日子孫亦盡如弟弟庶幾稱歲寒哉庶幾稱歲寒哉今年周公餘軒壽八十余從

二三公壽之酒三行諸公屬余言余援筆識其言行樂圖之左佑修爵二云

賀章公八十冠帶序

歲癸巳親知邀余文賀章公七十余祝之曰後十年余且杖而壽公今年正十年矣公八十矣余亦從鄉人杖矣而公以壬午　詔賜爵一級戴冠博帶光照閭左親知復邀余文賀公余衰荒筆硯久辭不克修酌者之辭惟又後十年相率賀公公束帶而拜賀者富更設優人之幕大白浮余余當爲公立醻焉客曰有是哉環吾鄉而居者幾千萬家

八十者幾人八十而康而冠帶者又幾人而叟靳一言歟余笑唯唯夫壽有得之天者有得之人者君不聞武林許山人咀嚼爲事呼噓爲食今九十有幾此得之人者也勾餘杜老則蚩蚩焉與鹿與鶴與木石均今百三十有幾此得之天者也公天耶人耶抑天人參耶卽百歲不難請又後二十年相率賀公公束帶而拜賀者當更設優人之幕大白浮余余當又爲之立醮焉若何客笑曰善哉叟祝公亦自祝爾曰惡余何足比公名塲勢藪余之染也深而公特淺往坐廟朝賢佐百官佐天子黜陟出則擁騶從悉紱冕爭交而售知余之取數也奢而公特儉今在中林樹思蔭竹思飲溪思釣經史思輯佳山水思詠余之精也搖而公特完余何足比公然則有羨乎天者不可知人者已不侔若是況余常學於儒者則寓之乎宇宙似不在年其不宜欣羨也一番已第從諸君祝之曰余不能爲杜

老矣爲社老有庶幾章公哉

賀李丈新拜天綸榮壽序

萬曆三十有五年冬李丈丈以元子叅軍奏績天子封丈如子官階徵仕郎用樂導璽書至其家及門丈丈袍幞革帶山立並扉肅入執笏頓首而受于庭已漪繡朱衣謁于家廟已紺帷皂盖盛服而謝于令君臺已徧謝諸賀者不佽載赤牘賀之今年春丈丈正自古希逢之壽于是若戚若友若門下客聚而謏曰孰操羊酒孰執鴈鶩孰醇酎孰

幣孰軸賀章盍謀之國老龍洲先生先生謂不佞曰子修辭夫希有之壽難偕壽尤難拜　璽書之封難偕封則彌難廼偕封且偕壽益難之難者也子其修酌者之辭余受簡而稱曰惟丈丈親其親友其友門人其門人夫是以有今茲之賀客語有之一曰名壽一曰身壽丈丈魁然飄飄然望之神仙且千百里疇不頌丈之令德夫是以有今茲之壽天之篤之嘗在達人國家之榮之嘗在有勞于國者夫是以有今茲之封雖然猶不足以盡丈也何也余九年立朝所遊半天下由百執事而上至九列求其識如丈之識揆策度事若燭照若計數者幾歟求其才如丈之才東欲繕學宮廟廬則檄丈而東西欲繕學宮廟廬則聘丈而西丈丈至一指顧間繩者繩斧者斧丹雘者丹雘若宰相之程庶品者幾歟求其義如丈之高義代逋弃券化盜息爭媞媞若王彥方吾家太丘者幾歟夫然即登

丈百執事之外而治一方佐一府內而贊理一
部院豈不綽綽然乃束帶而徜徉閭里間僅僅與
一二耆英遊誰謂此壽此封之足賀邪嘻丈樹懋
德烝烝孫子當必相繼大顯于朝而丈之拜封必
且再命三命自銀青而金紫自郎而大夫而卿壽亦
必自八十九十而百歲未艾也龍洲先生曰知言
哉余笑曰卽先生知丈與不佞之知丈固不若
天子知丈今封丈丈封孺人之　綸音曰薰德善
良蕃餘似續又曰齊年食報　天子固知丈丈家
之福祉矣其舊臣敢括而序之申賀之

壽汪虛谷序

南國之鄉三天子之都有鉅人焉曰汪公者初稱明山繼更虛谷主人卽所署號其意念遠矣今年秋九月歷二百九十五甲子月之某日寔惟誕辰其執友若外姻竝造余所屬余修酌者之辭余曰壽固公自有焉用不佞辭爲耶卽有辭能當公哉且爲山爲谷靡非壽因卽山谷而陳當否焉可乎客曰可哉余乃進詞曰鍾岱之陽嵎夷之陰曠乎

若庭欝乎如春於是遊茹芝之麟鹿集飲醴之鵷
禽朱華紫蕤錯綺穀而進舞雲林星渚奉卮豆而
前陳玆公之爲壽乎客曰養則然矣未盡壽公也
又進曰積高成山積窾成谷涵潤含靈胎金孕玉
綴九重之組纓散八埏之霖霖爾乃流光唐階散
采虞服宛宛然山者不替其巍巍谷者不差其穆
穆玆公之爲壽乎客曰公度則然矣未盡壽公也
又進曰山之謂靜惟仁惟性載于孔孟谷之謂王
惟虛惟常列于老莊明山之山虛谷之谷風雨不
及其崚嶒霜霰不集其林麓青霞白雲納之而嘗
滿黃冠羽衣招之而信宿志飄飄焉嶢嶢焉似畢
武夷而隘崑崙之曲也玆公之爲壽乎客曰公之
自壽則備矣亦未盡壽公也余起更進曰今知所
以壽公矣公豈虛生虛壽者耶國家休隆天地融
結暢則降五嶽之神靈鬱則鍾三老之豪傑雖不
涉世軌戢身韜名卜築塗巷完和葆貞然開幕則

外戶履滿傾盎則大野生風託跡于海岱之陶游心于夏殷之彭盖聖世之人瑞寧新都之素卿故願更乞公百歲之身以慰南國二老之望且爲三天子都重此足以當公哉無爲病侈矣客曰奚侈哉奚侈哉走不記也請敬書爲酌者先余敬許諾

壽馮太母六袠序

余與莊君游二十年矣詎惟戚黨盖不啻異姓昆弟云一日莊君謂余曰吾婣馮太母今茲六袠欲壽之子盍爲我操祝辭焉余曰唯唯昔三王之世尚齒然卿大夫之族無相稱壽者漢以來燕會酬酢樂則起而爲壽亦不必所生之辰故韓柳諸先生集鮮壽序近世始誕辰爲壽而所親則更爵酳更幣帛更倣岡陵之頌侑以文辭顧援天引人原

壽者十九而祝者不一二見也君往祝之將指兩峰之鬱盤仙眞所窟宅者祝乎曰然將舉兩湖之汪洋后土所注滙者祝乎曰然其更西將稱引兩天目之峙列福地擬帝都者祝乎曰然余曰抑亦太眇莊君曰然則是辰太母盛服坐堂皇公車君執斝霤之左孺人執盤飡霤之右諸外姻以次從內姻男執羔鴈東序女執脯脩西序臧獲班子墀疇不稱千百歲之觴不佞從客次北面而祝若何曰抑[illegible]質曰子盍衷之余謂館閣之言腴山澤之言木木乎腴乎曰不厭木也曰吾知所以壽太母矣假而一滯於都一延佇于里孰與暖暖姝姝于一堂英英白雲列諸組繪孰與膝下之雍穆宮醪府膳孰與鄉邦水陸之珍則天借公車君之六月息也正爲壽太母也徐而入金門上玉堂奉太母東第太母七十而樂公車之都九列八十九十而樂公車之八座三台進此而益貴壽益高矣吾莊

君其時於客次北面而祝視今益欣欣焉其福壽
雖汪洋之兩湖鬱盤之兩峰奚讓哉君以此祝非
阿親余以此佐君祝亦非餙友言卽木拙要於是
無愧辭

壽胡母七十序

句餘應于臣館于舍中數數爲予言其外母陳孺
人懿行而曰孺人今年七十矣不佞欲歸而壽之
幸先生張之言予且諾且笑曰世俗稱外父母曰
岳亦知其解耶子臣曰未悉也曰昔蘇鶚謂泰山
有丈人峰故云而酉陽雜俎則載張說壻鄭鎰以
封禪泰山驟遷帝問之黃幡綽對曰此泰山之力
也引此爲故事至青城記又謂青城爲五岳之長

名丈人山故呼婦父母皆曰岳而伯叔則曰列岳其意義大都若此矣夫岳山宗也孔子謂仁者樂山且壽壽未有過山者然山第凝然塊然初未嘗呼噓爲食熊鳥徑伸爲導引而悠悠乎與天地始終謂由靜非耶故惟仁者足當之非仁則卿大夫之家雖諫諫者曰岡曰陵而享者越不過如丘垤如壤如屙仁則韋布之家卽貌者曰丘垤曰壤曰屙而享者寔如岡如陵修爵致詞惡能舍仁者之山也今夫山名材名箭恒於斯祥毛瑞羽恒於斯黃金白璧丹砂石英鍾乳恒於斯乃福著於興者而德歸於孕且產者山又有母道矣君謂君之岳母曰貞壹則靜曰孝曰淑曰慈則德曰三子皆令子二孫聞孫則福駸駸集焉壽孰有大於此耶曰河曲大夫爲外王母乞予揚水一賦予爲其述仁義者儉述貴富者奢竊隘之三年未應命焉若是乎陳孺人善居仁應君善頌

君歸第圖青城之巍峩歌泰岱之尊嚴拜孺人堂
下曰岳岳有餘壽已奚竢寻張之卽張之亦無過
五岳也

壽月塘上人序

余王父南竹先生雅不好事佛而好字人方蓮上
人月塘辦禪舍皆王父手所鳩葺而支于亦王父
所定盖愛重蓮上人精進云比余舞象時侍吾王
父及見與月塘奕月塘烟目凝指或爭道則竦身
笑呼者久之越一二十年而吾父文林公吾仲父
廸功公若吾三三世父分曺與月塘奕月塘烟目
凝指及爭道則竦身笑呼猶故也又越一二十年

余及余仲吉木游月塘舍中月塘又奕余仲烱目
凝指不減盛年而笑更啞啞潛如矣夫月塘友余
家三世而越歷甲子餘四百廼神益完氣益夷睟
者何耶豈師友三吳卿大夫卿大夫奕者詩者
雅歌投壺者非不膠膠然而師朝遊而夕釋之又
師所卓錫寺臨吳山聖水即山水多禽魚竹樹遊
人狹子非不嘩如紛如而師目遇而心融之故然
歟不然漆瞎黎面貌類具茨之鶴殆天賦壽者相
也又不然弟子演法至數十衆比于玄曾似諸比
丘貽之壽耳又不然師院饒泉石足躭詠而別院
饒汚池田舍足賒衣鉢師日縱其身于行吟坐隱
中詡稱祺者壽亦或然矣要以肉眼觀則若稱若
壯若老若煩惱若逸樂判于星淵以法藏眼觀則
冰漚凝釋曾何有于造化吾師悟其旨而馭六度
之舟浮羣得之海踐不至之岸即躋衆生仁壽無
難者何況丈六黃金身耶聞之和訶條國有青井

并有千葉白蓮月六齋日彌勒與諸天神禮佛其
上禪師吐浴之辰亦有諸天來供金樹銀花否也
余明年得告當叩師七寶講堂問法并問三世音
云

慕曆宇呂賜綏堂新

隅園集四帙目
卷五
策
策問五道
廷試策一道
卷六
策
會試策五道

卷七
策
鄉試策五道
首篇策一道
策問五道
策
卷五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策問

其一

問王者應乾御世其必繇臣主一心矣臣主交盛者宜莫如虞周考于經可覩也載賡之歌燕樂之雅豈非曠千載者與而或謂治古之朝惟在論相則運于鈞陶之上者取穆清耳乃又有原本萬化

獨歸君身何耶兩俱有說焉否夫自泰適否則上
下隔離後王卑卑固無足多數者若漢七制唐三
宗一時君臣頗名知遇不識于虞周亦能彷彿其
一二否　明與　列聖代光紹累熙洽烝烝然莫
盛于我　太祖高皇帝神謨聖製靡不有深意在
焉伏讀　大誥三篇首舉君臣同遊爲說也將盛
德大業果無出此者乎且當時同遊之盛具載方
冊可得而鋪張與今　天子獨秉冲睿委心股肱
良臣與詩書　祖訓竝耀古今無惑已尔多士自
際其隆必有善發一心之義者請著之篇端不佞
且以轉于　上

其二

問古一道德同風俗之治至休顯矣孔子没而異說起道德遂爲天下裂自漢武表章之世所號儒生始知尊孔氏黜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然跡後所依據業人人殊遷固駁董生之流控道義賈鄭之徒結訓詁皆所謂儒生事也審尔則爲儒者必出此四科與抑其術於孔門四科宜亦似合與否輓近世談文則韓愈氏歐陽修氏

辨治則陸贄氏范仲淹氏注疏則顏師古氏胡寅
氏理學則二程氏紫陽朱氏於前數子者果若是
班乎我　國家大明儒術令諸生頌法孔子道德
一矣乃風俗之未盡同何邪操觚者喜艱深封章
者多矯激考訂者日繁枝葉講說者秖立門戶無
論古四科即韓歐陸范顏胡之所修與程朱之養
惡睹其有此也茲欲一歸經術俾天下躐漢唐而
上之其道何繇奬簡謐則長選奕之習黜馳逐則
彼高視濶武益務不下人之氣亦安施而可願諸
士相與策之

其三

問吾聞之禮樂刑政所藉以馭世範俗者也須臾
離禮樂則窮內窮外視刑政蓋獨切焉自秦專任
刑政禮樂遂蕩然矣禮則猶有存者偏州下縣人
至老莫能識筦籥烏覩樂哉其獨澌滅謂何豈後
世不待樂而治與抑禮樂積德百年而興　國家
二百年矣今寓內天地欣合區萌達肖觧生蟄蟲
昭蘇意樂之興其待今日邪夫去古既遠一旦欲

審名數音律形器孰從而考之卽考信於六藝而施諸制作亦果合與否且其中所載泰章咸池韶護夏武之義何取大司徒與大師小師磬師舞師笙師之掌何物黃鍾太簇十二律所命者何因金石八音所應者何事宮商角徵羽曰和正仁和正義和正聖智禮者何說鼓鐘磬竽簫筦籥鞉柷柎鞷椌楬之類曰似天似地似水似日月星辰似萬物者何稽可具論其指與漢而下作者有房中樂雅樂燕樂凱樂不至無矛盾否也儻斟酌百王或備一代之采萬分一尤執事者所願聞焉其悉意陳之毋讓

其四

問皇覽今昔理平保治之務盖無急於求才者方
才未試時抵掌而談伊呂周召豈不雍容及徃徃
見功名或不若羙稗彼屈首修業者謂何請借漢
而論之高帝定天下與其所以治之者率山東刀
筆吏耳當時起博士者獨一叔孫其器業孰與蕭
曹與文景比治成康乃所尚皆黃老之術至武帝
一延公孫弘而才俊雲起課其治功不逮文景遠

甚豈章縫之略讓於黃老清淨耶孝宣侔德商宗
周宣然多用法律士逮元帝注意文學貢薛韋匡
輻湊而顯帝卒牽于柔懦漢業衰焉豈必申韓刑
名之學乃奏績耶夫賢有才者向鄙刀筆吏不齒
絀申韓刑名不足術一旦盡出其下不媿哉或謂
漢所用類俗吏才得才如伊周者用之烏論文景
也於乎伊周不世出自伊周而下世豈乏才果才
之罪邪抑用之不得其術邪願詳辯之勿使荑稗
者得藉口也

其五

問經術所以經世務自古論之然今天下要害若虜若漕凡遺編往籍足以博覽睹者即小夫孺子能掉舌而談乃浙東南負海海幸一切不爲浙患近歲驚濤長驅拔木走石即所渰沒禾稼者郡縣以什數而嘉之海鹽最衝一旦橫潰其堤滙爲巨浸民至託洲渚焉夫無鹽是無檇李無檇李是無西越三郡此浙要害疾也亟圖所以捍之亦寧有

編籍可按乎且鹽之堤不得視他郡縣謂何談者曰惟山激水惟沙汰之沙猶檐也乃鹽沙泪崖陡落而棟壞堤猶弓也乃秦駐乍浦兩山夾其背則弓隈而射急是信然與陬土之士或曰得二十萬或曰非六十萬不可曰不難鳩工而難聚財或曰不難貯金錢而難鑿石果孰當而孰否也且當事者欲集議則苦緩頰欲堅決則虞懸斷欲專官則慮蹇淺欲分功則懼牴牾欲命日則憂草具欲任作則患關茸欲召募則食先於力或逃散力先於食必且不來果何術而可又有泅淵伏莽之老與匠氏之師曰吾惡知議第厚若石深若基窖若理列木於石之外以殺其力貫鐵于石之內以維其勢即百世不拔矣亦或足采與否也多士異日爲

國家用諸所要害舉宜究心茲尤不當默默已者

顧畢陳之以觀經世之緒

策

廷試進呈

御覽

臣對臣聞帝王之爲治也以建皇極貴乎有純天之奥以運皇猷貴乎有法天之機今夫天之爲天也其心穆然虛耳然不言而行自健者則其奥藏也其體巍然逸耳然無爲而化自博者則其機運也帝王以天之責爲責則當以天之心爲心故必

守玄致一端本于衷而後天下之大原以立不然則所謂務學者非聖學之精矣帝王以天之位爲位則當以天之體爲體故必簡賢籲俊托重于相而後天下之大化以彰不然則所謂勤政者非聖政之要矣殷周之主所以神妙化隆而非漢唐以下世主之所能及者咸此故也欽惟

皇帝陛下睿哲獨昭欽明首握凝神穆清則殷宗之思道不足比倫運化天壤則周王之日靖難爲媲美矣茲者親進　臣等于廷俯賜　清問而首及于典學勤政之要惓惓乎始作初服之圖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與其謹之于其終不若慤之于其始與其圖回之于其後不若慎重之于其初臨御之始天下之初也國是未搖視聽猶一習于治則治易臻習于亂則亂易萌幼冲之始一身之初也性靈未汩精眞猶在習于正則正易凝習于邪則邪易溺故從古聖明無不以虔始重初爲急者茲

今
陛下踐祚惟新聖齡方茂而問首及此臣有以仰
窺
陛下之盛心矣臣隱伏草莽恒思叩閽而効芻
蕘矧
陛下且導之言臣可復自隱諱爲貫誼董仲舒羞
耶臣竊惟帝王之繼天立極也握籙凝圖則百神
待儐繼統纂緒則宗廟寄重創法貽謀則奕葉思

馮發令施澤則萬邦俟理其任誠至艱且大而其
勢亦甚尊且隆也天豈徒私帝王而以極尊極隆
者予之哉帝王亦豈可曰天誠以是私我而以暇
豫處之哉天下之理皆吾之所當明是故務學之
不容已也天下之治皆吾之所當操是故勤政之
不容已也古之聖后哲辟所爲勞心焦思而不敢
自暇逸者有舍此二端者乎古之碩輔明佐所爲
納誨陳辭而不敢自隱忌者又有舍此二端者乎

詩書所稱殷周之世厥詳可紀已天初造殷元臣進戒伊訓之詞曰王懋乃德無時逸豫說命之詞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伊傅之用心所以謹二宗之始者何其惓惓也天初造周元老進規訪落之詞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無逸之詞曰不敢荒寧所其無逸姬公之用心所以謹成王之始者何其娓娓也其所謂學蓋眞得乎聖學之精而後之言學者必準焉其所謂政蓋眞得乎聖政之要而後之言政者必稽焉其君爲萬古之數君而其臣亦爲萬古之數臣駿聲茂實穹壤同敝良有以也嗣是而後代不乏君君亦不乏明朝不乏臣臣亦不乏忠然何殷周之盛不復覩也臣不敢泛有所引煩

陛下聽請自

陛下所疑者言之講經而夜分不寐御覽而一歲一週講讀而隻目不廢世祖之與太宗仁宗亦云

勤矣然較其建立乃不事詩書者勝此何以故三
君之務不過詞章篇翰之末已非帝王所先而漢
室馬上之翁其所爲豁達而聰明者則已默符聖
人之心法故也衡石程書以攬權衡士傳飡以聽
政汗透御服以決治始皇之與隋文唐憲亦云勵
矣然較其治効乃清淨無爲者勝此何以故三君
之勤不過簿書期會之末已非帝王所急而漢室
黃老之主其所爲謙讓而付托者則已默契聖人
之治法故也卽此觀之學而無得于純天之心雖
日勤且無益于理彼嬉游而不知言學者又何論
已政而無得于法天之體雖日勞且亾濟于治彼
燕逸而不知事事者又何論已天啓休明　聖神
撫運　臣伏覩
陛下踐祚以來二年于茲矣挾超軼古昔之資而
學以濟之經筵綸閣之講讀日夕不倦亹亹乎有
配天行健之功抱羅括宇宙之智而勤以益之國

老元臣之咨任細大不廢恢恢乎有則天爲大之
治卽詩書所頌說極明盛世何以踰焉臣恭讀
聖制則曰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又曰主好要則
百事詳臣有以測識聖明之務學勤政皆有以
得其深者而非徒如漢唐以下世主之所云已也
歷代哲輔名人各有論白董生天人之策匡衡治
性勸學之論程顥稽古正學之對皆言學也然或
失之緩或失之俗胥經生曲儒之談惟顥定志之
說則所謂正心誠意而純天之精者
陛下如欲稽前言以典學則程氏之言宜在所採
矣王吉與禮變俗之條匡衡審上之疏貢禹節儉
之告陳寵煩苛之請姚崇呂公著十事之上司馬
光三劄之陳皆言政也然或失之迂或失之泥胥
補偏救敝之言惟光仁明之論則所謂清心知人
而法天之要者
陛下如欲咨徃訓以勤政則司馬氏之言宜在所

循矣諸臣之言皆前乎數千百之上
陛下猶思酌而行之其容受盡言必矣臣敢不盡
言以對臣竊惟
陛下之典學可謂敏矣然使徒誇洽而矜博則
聖心便與天不相似天之心何心也惟玄惟默蒼
然上浮而於穆不已之神實主宰之
陛下以天之心爲心則必端本澄源豫養善端驗
之清明之初而使其常不汩精之應感之際而使

其常不離靜無內私之孽動無外邪之誘一念之
中炯炯靈靈眞與天同其虛則所云朝夕講讀者
誠爲格致誠正之實而不徒以誇洽矜博計此所
謂帝王純天爲學之精與韋布不同者也
陛下之聽政可謂勤矣然使徒炫才而聘智則
聖體便與天不相似天之體何體也不言不爲窅
然下濟而四時五行之佐寔宣布之
陛下以天之體爲體則必推誠置心優禮輔相舉

天下之故使宰畫之而不二盡天下之人使簡擇之而不疑進有論思之益出有平章之權一廷之上休休穆穆眞與天同其逸則所云細大咨訪者誠爲剛紀統任之實而不徒以騁才炫智計此所謂帝王法天爲政之要而百事自詳者也所以增光殷周者在是所以揚休　祖宗者在是而漢唐以下之君又不待較脩絜大於其間矣雖然狂夫之言猶願有獻願

陛下寬鈇鉞之誅治安之時曠千百年始一得矣聖神之主曠千百年始一遇矣明良之契曠千百年始一覩矣以千百年所僅一得一遇一覩者而俱在

陛下之今日

陛下當何如以自勉耶理之與亂如燕與越其發源之軫之差不能以尺聖之與庸如涇與渭其發源之異不能幾何其端甚微而其係甚大其緒甚近而

其竟甚遠也

陛下朝而統大政試夕而思之出而馭大廷試入而念之窓邇

聖母敬恭虔恪此時一天也退息之時能不渝乎

臨涖百辟尊嚴靜嘿此時一天也遊宴之時能不

變乎　聖齡方妙一種

陛下之心一天矣萬

以聲色或以貨利或以

一否也　聖情方定一邪未中　臣　知

陛下之心一天矣萬一者趣指稍露邪說一中或

以刑名或以興作或以征伐能如今日之洎然寧

靜否也　臣　亦未敢爲

陛下信四方臣民亦未敢盡以此信

陛下也夫始者易愼而終者難圖也暫者易勉而

久者難持也衆者易狥而寡者難信也甘者易溺

而苦者難從也　臣　愚昧竊不勝過計矣　臣　願

陛下不必求之殷周之遠而求之今日之初勿以德盛而易恃勿以位尊而易忽勿以燕閒爲無傷勿以佞幸爲無害親輔臣則始終如一開言路則狂斐不較朝夕培植外内維持則　聖學日以清明純粹　聖政日以雍熈隆洽萬古一時之盛臣得親見之不徒在誦說間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草茅之士不識忌諱無任隕越之至謹對

隅園集卷五

[illegible]

隅園集卷六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策　甲戌會墨

第一問　德法

帝王爲萬世子孫計所以齊一天下若日月之燭雷霆之鼓舞而不能外者有法度焉所以維繫天下若元氣之運江河之流演而不可測者有德澤焉德澤非法不行法度非德不久德澤法度歸之

乎一而已矣然法以寄乎德而不脩飭則不足以一天下德以植乎法而不培養則不足以維天下後世恃德澤者曰固結嚴于膠漆淪浹深于肌髓吾享時之成而已而其剖於符斗文可更于繩契吾適時之變而已而其弊也擾荒與擾其不能適于治均也繼世以有天下而欲適于治可不斟酌二者之故哉粤自帝王繼天立極其視覆載中含生負氣之倫血脈相貫形骸相屬詘不可心而感也而其視含生負氣之衆爪牙必角嗜欲必爭又不可徒而治也于是乎濡之以德澤而制之以法度由唐虞而夏而商而周周不並垂焉乃宋儒謂德澤推唐虞法度推成周不以混元既闢六府豈無法度乎而惟沕穆之禮樂之經畫者爲獨備此萬世帝王者之則也卑漢唐樸遬無足數者肆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

右率閭左而出之椎結侏離中親賢樂利還于帝
王之漸涵文物冠履返乎帝王之約束卽唐虞遜
德澤成周讓法度矣然猶聖不自聖而汲汲焉中
原一檄　大誥三編開湯網也辨色視朝寒暑不
輟闢舜門也雕鏤之淫深斥而重戒崇唐階也蠲
賦之詔無歲而不下寬漢租也廢丞相析中書省
而分設六曹懼竊政也督府兵部一不得調發一
不得治兵慮專戎也務極祿凝旒公孤負扆而不置
帷帝之席防內干也戚畹衣稅食租而國典不預
杜外移也當是時　高皇帝神武一世而抑其謀
以圖千萬禩守成之業尊居九重而洞徹其幽隱
以通閭閻之志故夫深澤錮于民心雖歷危疑震
撼之際而不動紀法足以綱維乎後代卽指鹿訓
狐之輩欲竊之而卒不可久至今　聖政記及
祖訓諸書燦然良鏡儼然闕石卽聖人起不能易
也猗歟盛矣繼　高皇而加以寬厚者莫如　孝

宗敬皇帝人見其十八年間飛鳥魚鼈靡不樂安利而忘危殆以爲　孝皇純任德乎不知晝接四輔躬裁萬幾則法何嘗不餙也繼　孝皇而加以英斷者莫如　世宗肅皇帝入見其四十五年間深山邃壑靡不遵繩尺而嚴步邏以爲　世廟純任法乎不知農桑重軫貪墨遠黜則德何嘗不培也　聖祖之長育而震曜者如彼　二宗之敦大而明作者如此非子孫帝王萬世之烈也哉我

皇上登極一詔祇遹先猷而又時時詢謀大臣條上故事則祖宗之業不干榻而可按求而唐虞成周之治亦非徒欣慕簡冊間矣乃執事者猶問所以宣令緒永太平毋亦欲生效杞菷之見乎生請以臆說對焉夫自今日上距　高皇帝二百餘年愚且見吏飲上漢之醇民含隆虞之哺德澤潤於天下之肺腑矣談者猶曰未洽豈供億日廣彫耗漸作將爺屋有宵露之氓歟委巷有蓬累之士歟

窮陬有啼號之戍歟一有之安見德澤之盡洽耶而可不培養乎上引繩墨而不敢越干守鍵鑰而不敢戚法度攝于天下之耳目矣談者猶曰未舉豈承平既久瑕釁漸生將姦僞萌于刀筆歟武健格于豪俠歟章軌破于嘯聚歟一有之安見法度之盡舉耶而可不修飭乎誠欲飭之正不必斷絃張瑟也亦惟日親萬幾日接四輔而又實心以察吏治實心以督邊防實心以振國紀共事臣工又

一一奉揚威命則文武之法修而天下其成周矣

誠欲培之正不必異覆卵伏也亦惟益重農桑益遠貪墨而又實政以賑溝壑實政以恤介胄實政以崇岩穴當事臣僚又一一宣承德音則堯舜之澤深而天下其唐虞矣有德以綰結其法度有法以調劑其德澤則豈非後皇之保元元厲黎庶而所繇紹昌祖烈之路哉雖然計今而論非英斷馭臨之難而寬仁煦育之貴故不務　孝皇所以罔

澤而徒事　世廟之振法也斯亦不察乎二者之
權衡矣故曰與其破圜而爲觚寧斲雕而爲朴與
其視末而聽遠寧塞聰以捲明與泛駕之躑躅寧
騏驥之安步與匏管之悲急寧金石之紆遲何則
核名實者闕漢治圖勵精者虧唐風此言貴能寬
也況今　明天子德躬上聖運接下武何事哉不
可弛張舒卷耶吾相君誠審唐虞成周之治斟酌
一祖　二宗之故實以此意昭宣之天下萬世之
太平指麾則定矣

天下之勢有所防焉而必趨聖人固不能窮之以法天下之情有所極焉而必返聖人尤不得不挽之以權勢非聖人所能禁也天者運之人者從之則聖人之法亦因其勢而不容窮其勢之不可奪情非聖人不能挽也人者主之天者從之則天之權有時乎不自用而爲聖人用是故法有所必更權有所不得不變立法以教天下而不能使後之

不變于先者聖人任其天也立權以捄天下而能使今之必復於古者天下遊聖人之天而不自覺也知此可與陶冶世風者論矣聞之太史公曰三王之正如循環而鄒衍推五德之運亦曰更相終始則知夏之後不得不繼之以商商之後不得不繼之以周至周之季與兩漢之末亦若夏商然天下靡焉日入于文當其時讌私歌賦繁節于犧尊執榼縶馬飾詐于壘壁朱干玉戚龍旂九斿何其泰也貲郎牧豎譚誦乎保衡閭左甕樞僭擬乎王后浮議風生僞操蠅集何其夸也故一變而十二再變而七國變而東西京之抱策挾釣又變而建安之角藝又變而江左之揮麈分曹而奏爭道而馳雖戶說以耿論弗可化矣及其勢極情返亦不得不歸于質若秦之下有漢六朝之季有唐豈非循環終始之驗耶間嘗攷求其故譬則治室然其初經營之主率草衣土食有隴畝風一二傳而物

力完必且羨魚而飯稻又傳而克溢露積必餘冠劒連車騎爲貴富容也無何作業劇而財匱矣物盛而衰固其勢耳時得賢有德者悉更其室廬供帳家不一挽而還之乎然則秦與六朝之季有聖人救之安知不爲周之繼商商之繼夏乎而僅僅聽其天之自返于質焉何哉我　國家當　祖宗時盡滌宋元之靡而升之漢右道德風烈可考鏡矣即今簡冊所紀與故老所稱說尚憶弘成間禮樂隆盛教養休明其政肫肫然其俗顒顒然其議偲偲然其文渾渾然固甚朴者迨今六七十年間風氣益開聲名益流擬之周漢則成康漸涵之後而文景殷盛時也愚竊觀之當官者餙簿書師帥者繁約束蓋漸澆矣婚嫁者步武珠玉喪葬者林麓錯繡蓋漸侈矣人負談天之諛舌戶曉炙轂之雄辨甲非乙是左武右文蓋漸繁矣足涉六經之殊塗心探百家之末流詭險者馳情月露紀撰者

刻意雕琢蓋漸詭矣此豈獨人爲哉勢之所趨情
之所必至猶春之不得不夏也朝之不得不望也
天之道也然時極則情變人定則天從今將若之
何韓子曰政教文質所以云捄也過則舍之有易
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覩俗之至也乃今養
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
非所以範民之道矣範之道吾以法禁防之俗
亦以法禁應吾以浮慕遏之俗亦以浮慕應是則
遵何道乎將世風人羣終不可變耶噫木石不可
變者也猶聞採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
夫人之於感化豈比木石哉是在因其勢酌其情
而圖之耳故端風教則法之乎二南厚民俗則酌
之于兩漢抑議論則繩之于一理正文章則歸之
于六經若是而又通之以損益之宜處之以君子
長者之道毋以敏給而先遝訥毋以鮮麗而輕質直毋以
悶毋以鮮麗而輕質直毋以儇巧而最醨厚毋以

嗜利而掩緘默毋以泛博而畧簡要則天下之政
之俗之議與文何患不弘成哉即三代何難乎而
誰謂江河之不可返也嗟乎江河之源不濬不流
不澄則壅故夫節儉仁義之君立于朝則華靡之
世輟矣清淨誠一之相坐于側則紛擾之政詘矣
惛愊純素之吏宰于郡則淫康之俗廢矣世主不
察此而肆其表極之身又不制其觀聽之臣乃徒
按俗而誅焉故俗嘗曰何以誠篤爲欺謾而臨官
何以謹愼爲浮薄而仕宦于是父勸其子兄勉其
弟日入于江左建安東西京之季世而不可挽是
故明王必身關節儉之塗心宣清淨之風手持惛
愊之柄夫然後內不奪于淫康之虞外不可傾以
華靡紛擾之繁一世之文質若金之在冶土之在
型惟其所陶鑄矣不然世豈有六朝之君臣而能
兩漢天下乎兩漢之君臣而能三代天下乎若有
三代之君臣又何憂晉之麈魏之管漢末之標幟

戰國之軼軼春秋十二國之戈矛盤詰哉故曰質可文也文可質也文質不變則無爲貴聖矣天下有聖人者出不聽其勢之自返于質而力挽其情之趨于文則循環終始之權果屬之天耶抑屬之聖人耶惟　聖人留意焉

第三問　爵祿名譽

上之所以鼓舞乎下者不一其權而恃其權者不足以籠絡天下之士下之所以奔趍于上者不一其情而溺其情者徒足以壞亂天下之心是故爵祿也名譽也上以之鼓舞下以之奔趍者也可以奔趍而不可溺于其心一溺于其心則天下無士習矣可以鼓舞而不可恃以籠士一恃以籠士而天下無朝常矣盡其道而不悖者非盛世疇望哉

粤昔明盛之時王者之官德也薦之清廟儐之几筵褒之冕鳥崇之珪綏胙之大烝錄之王之太常而其紀績也曰勳曰庸曰勞曰力曰多存以著其號沒以顯其謚總之不越爵祿名譽而已矣古之懸二端于天下者豈以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惟爵祿所驅隱居岩穴之士設爲名高者非重譽不來壯士在軍不避矢石之難其在荒陬僻邑出不遠千里或使絕域犯晨夜冒霜雪冞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爲二端用耶然則二端之用誠深矣懷奇負瓌之屬入焉而溺其用誠大矣飯牛扣角甘遯之朋入焉而望其用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能之屬入焉而墜將制馭人羣者舍此不足以得士歟嗚呼君之欲得有方之士也果利其爲爵祿乎爲名譽乎爵祿名譽以致士此士之所以至也夫然則周之時服爵祿者非戡沃之師保卽師濟之百執事享名譽者

非岩廊之碩輔卽社稷之貞蒐是又何說哉不知
周之王爵祿名譽以酬士而非操此以市士周之
士名譽其自有而爵祿隨之非希此以鬻時君而
市士是設羹糗于道左懸綺穀于市門非厭養倡
優不食且衣士而鬻時是釜鬲以恣醯襟裾以招
淫上主弗賓貞夫弗妄矣曷不按兩漢之事觀之
乎西漢自高帝不愛眞王徹侯之印以鄉羶天下
而降詔曰賢士大夫肯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蓋
恃爵祿爲網羅于是蕭曹以刀筆掖叔孫以委蛇
入公孫弘卜式自羊豕之間各納于一面此在彈
冠振纓者已皆慕尊顯矣迨後貢薛韋匡之徒奔
忝成風含辱忍垢譬則網羅未及野而有雀掖之
卽獵者惟焉則豈非以爵祿市而鬻于爵祿之驗
耶東漢自光武感二龔諸賢之事友莊光褒卓太
傅惟恃名譽爲釣餌于是王良隨浮沉而東海譏
樊英逐綸竿而壺山恥黃瓊楊厚出遊而李固姍

盛名之難副此在祓濯鏤劖者固已附聲華矣厥
後俊厨顧及之輩狂瀾益倒竊字盜名譬則鈎餌
未投有魚仰躍而上鈎者失色則豈非以名譽市
而鬻于名譽之驗耶夫爵祿名譽始未嘗不鼓舞
天下而後卒陷溺也如此今且奈之何哉況乎鈎
陶之上其所以振世勵俗者苟非圭綬土田以爲
榮非大烝太常以爲高則皆生爲氓隷死爲朽骨
不肖者不勉賢者亦不勸又天下都人士已貫富

貴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甚則嗜如飲食歸若流
水既馳驟于此塲矣乃曰恃爵祿而爵祿之士至
恃名譽而名譽之士至也則將何術以馭之耶是
不然謂舍爵祿名譽而可以馭天下固失其鼓舞
之權謂恃爵祿名譽而足以籠天下則彼終身汙
瀆之游而比印佩爲文犧甘心蕨薇之湮而視姓
名爲芻狗垂綵于桐江築室于延陵者何可羅而
致也且也非以端天下之習而作天下之治矣善

鼓舞者于不可廢之中而有不盡恃之術吾用爵祿待天下必核天下之虛爵祿者與其慕爵祿而至者私爵祿以愛憎者與擅爵祿以威而莫之制者有則祸其爵奪其祿則化爵祿爲利器也而安病其馳騖也吾用名譽待天下必禁天下之冒名譽者與其貪名譽而來者籍名譽爲勁羽者與矯名譽以爲高而莫之知者于以正其實統其名則化名譽爲實德也而安病其希附也雖使貢薛

匡韋比肩于朝俊厨顧及接跡于世彼見世主之崇嘉而褒賞者如此沮抑而懲罰者如彼方且孚化翼飛焉由是半璽之綸兩駟之車賢明之謚尊爵之享士大夫誠一得之則璠璵非寶泰華非崇矣朝常士習不揭輓近而登之成周也哉誰謂兩漢者可深懲而併廢之耶柰之何輓近之時天下重爵祿者十九重名譽者十五爲名譽而損爵祿者百不一見也況入于

名譽猶且修潔而濯俗一入于爵祿將內狡外汚不究其底止矣是二物之漸人又不無庭徑也昔人稱祿肥則士不死又曰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豈亦謂是歟夫士好爵而不好名者之責也若持爵與名以化正賢者而不示好尚之隙以觀聽天下此非不好名者之責也經生之見乃爾執事者得無以爲迂乎

第四問　班馬異同

古今之論史者曰史以事勝以辭勝夫以辭勝則其文貴直貴章貴信而或脩郤以滅公是逞已以欺獨非者固非也以事勝則其事貴核貴詳貴審而或剽一時之耳以爲目信他人之舌以爲筆者亦非也作史者執此以著述讀史者據此以評品百不一失矣匪是而校讐于亥豕雌黃于日月咀一臠于五鼎摘片類于百鍊夫安得知史哉愚不

自度其不知史也願因執事之問而有所質於班馬焉粤自數千年來史無慮幾十家矣至今束髮之童誰不口談子長氏孟堅氏曰班馬班馬者哉顧其軒輊淄渑間初無實見譽二氏則曰辨不華也質不俚也贍不穢也抑不亢也而附和向曄之否正直也而撫拾固曄之遺論以至甲班乙馬者依王克右馬左班者倣張輔而班馬並非者則宗王仲淹此皆隨風而靡順雷而呼要其中槩未洽二書之枝流涉二氏之外庭即其異同之可燭照計數者尚闇闇汶汶也焉覩所謂瑕瑜哉迺宋倪思博極其趣而輯爲異同一書諸如季布滕公之語酈生齊王之說靡不絜繁度簡據筆推削力亦非不良苦矣顧其指摘句字之間徒爲操觚者法式之地而又僅僅紀傳世家不及志表此足以發明二家之同異耶乃其同異類非淺鮮者可悉間

嘗擬之亦猶之左國二書而已盖左之始末在事而國語之始末在國重在事則按事而定是非重在國則當據國而審其刪錄之故可以句字評乎故夫知左國之同異而班馬思過半矣何則班馬之傳紀世家倣之國語而年表志書倣之左氏夫朝家之規制山川之夷險宗廟明堂之分合曆象鍾律之盈縮盛衰非表志不載上下之行事官材世風之臧否中國夷狄之消長出沒非紀傳不詳是固不可偏廢者而就其體裁則表志非綱乎紀傳非目乎不察其綱而屑屑焉數其目是則倪思之異同而已矣不有異同之大焉者乎遷之爲表者十而固省爲八表遷之爲書者八而固廣爲十志夫遷之表諸侯王也國緯年經表功臣也國經年緯其意念遠矣固乃離爲同姓異姓既戾左賢右戚之心合于高后惠景又昧因時考政之義奚取其省十而爲八也固之易封禪書也曰郊祀以

正其名更平準書也曰食貨以統其實其裁正似矣顧乃至五行而引書垂休咎之徵志曆律而繫序仍日星之謬安在其廣八而爲十也嗚呼此二氏異同之大較也若乃傳項羽紀孝惠則遷之所宜異恕杜周沒大宛則固之所宜同溺子貢于貨殖畧兵法于刑志則又遷固之宜異而不異宜同而不同者豈直倪思云爾耶大抵畧迹而統論之遷承秦坑楚灰之後遺書湮滅即五十萬言而不

爲寡固當董賈歆向之餘制作漸起即八十萬言而不爲多是文則無弗同也遷論於戰國先秦以彙國策蓋欲藏之名山故其事質而直固獨備於文景武昭以錄典故乃奉詔而作故其事多婉而詳是事則無弗同也雖其時子長才優于固其得也十九要不得偏廢夫固孟堅才不及遷其得也十一而亦不容輕掩夫遷孰謂左國可以單辭片事而訕耶況乎由百千萬世之下考百千萬世之

上五帝之文之事若有若無三王之文之事若存若亡今世譚者有能稱尚書之外而識祖甲太丁之詳者乎有能尊春秋之外而舉共和之遺者乎有能自東西京之外而不籍六代唐書宋史遼金元三氏者乎夫前之希濶者如彼後之蕪穢者如此乃二書傑然其間使二三千年其文展冊而若新其事一按圖而若睹君臚列也二氏不與雲漢並章鬼神爭奥哉嗣後作者多家其最著者荀悦漢紀

三十篇袁宏東漢紀亦三十篇范曄作後漢書習鑿齒作漢晉春秋此人豈不自謂掩唱者之吭參作者之塗耶然以二子視之祇見驟絃而謌不足以和清廟之音也疾纆而馳不足以追千里之御也而謂繼響齊足也可乎哉夫數子以彼其才猶然不得不思班馬之功矣則向倪思所云異同者毋乃爲贅言也夫嗚呼二史以還其間可以書可以志可以表可以傳紀世家者代有其業而于今

則又會典之所輯星官之所掌與六尚書之故牘
鑿鑿不遜于西京古人稱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
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是誰之過也有如一旦
盡戡石渠之秘授夫載筆之局得該博爾雅之士
持衡其事藻繪其辭自羲皇而下迨于今成一家
言十襲金匱而錄其副以藏之名山大川則丘明
繫席子長握管孟堅受冊而尼父亦巽然不私化
工于春秋矣愚雖爲之執鞭終其身所欣慕焉

第五問 用人理財

執事試鉛槧之徒而終及人材國計此今天下大
策也持銓主計之臣攬權于其上鄉舉歲會之吏
受成于其下草茅者何敢僭聞雖然愚伏讀大學
時見舉用人理財並著之平天下傳已知策之一
二矣懷辭握謀願有所稱說而未遂以爲固無奇
也有亦安所施耳今幸明問既降使各達其時之
計畫不容默默而已也請毋上稽商周下數唐宋

姑舉今日之務而以漢事質之可乎今天下之需
才也若父母之望良子弟也一遇緩急卽稱乏才
今天下之需財也若農夫之望歲也一遇緩急卽
稱乏財其爲用同也科目而辟之賦稅而繩之又
徵薦商賈而羅之其爲法同也朝之秩官君之倉
庾不見其豐盈而冀羣無留良齊民無蓋藏其爲
勢又同也大冢宰每歲遣直指掄循良推轂衛尉
屬國未有得當旬者而重足延頸待命之徒率三
人而一官大司農會一歲金錢諸侯王可九百萬
塞下可三百六十萬而歲入不當十之五乃戚睨
大俠一食而千萬繙其爲弊又同也然則今天下
之才與財果有餘耶抑不足耶不病其不足而卒
不見其有餘者是豈無故歟嘗攷漢初併官省職
自丞相御史大夫而下十不置二三乃緩租稅寬
湯沐而山林川澤不領於朝廷之費然彼其時輓
輅思一奮舌而克盈露積皆軍國需也迨其季年

跅跑一獵舟車一榷則幾于盡天下之才與財矣乃大不逮其初者豈桑孔有遺術而金馬有遺詔哉求才于天下而不知叙才于官剝財于天下而不知裕財于民毋恠乎流品日衆會歛日刻而國用日不濟耳　國朝當　祖宗時凝丞殷伍設官有定員矣乃高賢如雲大良如雨濟濟然楩梓于匠氏之園騏驥于伯樂之庭即班固所稱何啻焉至今二百許年養益久宜材益盛然　朝廷一旦分數寸之符授咫尺之書而欲從事盤錯窺左足而先應果有循良若黃潁川韓馮翊龔渤海者乎果有奉使若張博望蘇屬國者乎果有將帥若衛長平霍冠軍趙營平者乎是西京之材已似不克並駕夫焉得不嘆才難也　祖宗時墾田則賦經費有定額矣乃粟陳不食貫朽不校寬然山出而綦置路通而幣興即文景殷阜不遜焉至今二百許年歲益久宜積益饒然　國家一旦供億之叢徵

發期會之難而欲取給當事傾左藏而不支能不
藉常股刮緡錢若漢鹽鐵舟車之筭乎能不舉園
池市井租稅之入悉入經費重租稅以困辱賈人
若漢商賈之律乎能不募民能輸及轉粟于邊者
拜爵若漢賣爵之令乎是弘羊孔僅之技已窮不
可復益矣焉得不憂財匱也籌度至此則厘　聖
天子之留神賢公卿之振策也有故哉有故哉愚
竊見卽位以來廷臣則訓勑矣光祿則裁省矣肆
覲則旌賢而治不省矣考覈則計存而察逋積矣
主上念於國計人才甚盛所以仰承德意以復
祖宗之舊者不在當事諸臣耶諸臣官患不能任
毋患人才之不敷財患不能生毋患國計之不支
任官之道三唯擇之審使之器而核之實乎盖鳳
之與鴟棄雖均於高蕭翔則判於蘭蕘有如不賢
至循資而職之賢者至亦循資而職之則無穴不
棲而何衡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是則擇之之貴審

也杙楹而異材昌陽稀琴而異功有如季路至以田賦授之公西赤至亦以田賦授之則齊門之瑟能使爲竽而楚冠之琴其可強之以北音乎是則使之之貴器也繭絲之奇炫于保障鸞鳳之翮斂于鷹鸇有如吐實咀華又不以拙失之楊城而以僞失之王成乎是則核之之貴實也審如是龔黃在毳縣而蘇張衛霍在塞域矣人才何不如舊耶生財之道三惟導其源檢其流而窒其孔乎盖齊魯古膏腴之國梁宋亦號沃土今淮濟多壙野而括蒼之間多餘夫若營里而割宅授田而置器使勸之新邑則古之三屯可舉也所以導其源也強者設財役貧貪者枉主法獵農民倍力以求便勢尊位奢者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于犯法若銷其濫于泥沙而歸其富於庾廩使須之公家則古之九年可積也所以檢其流也資者亟水火輸者盡膏血會出入者悉毫芒乃其弊孔則乾沒于私

橐漁穴于豪右耗于虛冗濫于恩澤將不勝其江河之漏若精而搜覈愼而營賞則今之一大蠹可剗也所以窒其孔也審如是則桑孔黜其謀而文景復其富矣國計何不如舊耶奈何今日上下言事之臣語賦利則津津欲吐語及國蠹則卷舌而不談語招致賢俊其說月盛而日新語甄鑒語綜核則目爲儒腐嗟乎彼曾不知今之招士隆制科矣嚴序貢矣充胄監矣廣掾史矣近又薦孝廉矣豈少招致之塗乎況制科之未叙職司者十二貢之未叙者十五武舉之未叙者十三胄監掾史之未叙者十九又可舍三筴而言才哉故夫不患任之無道而患才之不足者非筴也若乃今之理賦鹺有御史田有御史治粟有藩大夫漕有御史大夫關有部使者豈踈治賦之網乎顧徵解而東吳疲水旱而梁楚困盜發而嶺表貧河決而徐青兗豫竭又可舍三筴而言賦哉故夫不患裕之無道

而患賦之不足者非筴也故曰才與財非不足特無以養其有餘耳嗚呼天下之事見以爲非有餘而其實不病于不足者此儇臣談士欲欣然設策以爲功而老成耆舊之所惄然而深惟者也相提而論理天下皆若此矣獨人材國計乎哉

隅園集卷六

[illegible]

隅園集卷七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策　丁卯鄉墨

第一問

帝王之立極垂統也先天下而遺世守之法而帝王之纘極繼統也後天下而弘善守之心何則法也者輔治之紀也法非至精至密而謨訓之永光不足以隆創守於其後心也者運治之精也心非

善繼善述而精神之遠紹不足以承述作于其先故法以佑乎其心而培植元氣以固國統者先聖之所以俟其後也心以妙乎其法而斟酌元氣以調國脉者後聖之所以祖其前也否則不求諸心而求諸規畫布置之粗將拘拘者窒紛者擾亦何以妙祖功先德于善繼善述也哉此今　聖天子遠承　皇祖之烈近奉　皇考之教而爲天下萬世之所瞻仰者請因　明問而對揚之自昔帝王之馭世以天下可以法治而後有萬世之天下不可以懸而治也於是不得不遺之以法禹有典則之垂湯布風愆之戒文武有謨訓之烈其爲子若孫慮者至深遠矣故夏商饗國長世而周祚蓋八百餘年夫亦以敬承之弗替也自時厥後漢以雜霸唐以雜夷宋則倣先王而未之備其祖宗且不克自善其天下而又何以裕後昆哉肆我　太祖高皇帝繼天明命誕受多方當時擴清華夏之鴻功駿烈

固難縷舉而其所昭揭者則莫如定大祀南郊之
禮而禋類明却四方貢獻之物而修靡汰經九州
賦稅之額而脂膏節黜遠祀淫封之號而神明饗
著大誥赦令之典而刑獻讞清崇徵隱扳淹之制而
英賢奮其他庶政悉中矩矱然而我　太祖不爲
一時慮而爲萬世慮卽大禹成湯周文武之慮也
迺萬幾之暇殫睿思竭玄覽由身心以及于家國
天下莫不網舉而緝爲　祖訓一書成以三年稿
以七易其爲　聖子神孫慮者至諄切矣其間大
經大法一言一事孰非今日　聖天子之可繹思
而振舉者哉我　世宗臨御四十五載其於謨訓
多所讚承雖其晚或移聽於方士撤儀於午朝臺
諫縱機密不得以面陳大臣非宣召不得以入對
而隨卽裁正至其憑几數言深自悔抑所以啓
皇上孝思罔極不遵末命者固已有至教矣故爾
改元一詔雷動風行其舉郊社等儀各稽舊制卽

大祀之心也其禁織葛織羅採珠採玉卽却貢獻之心也其蠲額外之征而謂毫不加派者卽定賦稅之旨也其重方士之罰而若削號放歸者卽斥淫封之意也憫囹圄之抑矜棘寺之疑而悉從三宥其大誥赦令之情乎慨造士之絶望於九卿悲貢士之不得爲方面而並陟三途其徵淹扳滯之情乎　德音下布雖荒陬絶徼莫不企足扶杖拭目以觀　聖化而思以盡覩其　祖訓之波及矣

然則　皇祖垂裕之心法不將欤舉于天下而　皇考升遐之至教不其克任而無忝也哉雖然敬承禹服之啓伯益輔之克嗣商服之太甲伊尹相之幼協先德之成王周公保之故虞主以元首股肱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凡以其道之相須耳今之治不患祖述之無猷而患祖述之心不能以勿替不患精明之不奮而患精明之銳或流于過察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爲吾　君

告也曰明作有功敦大成裕願爲吾相告也草莽之見不識可轉而聞之於上否

第二問

寄天下載事之權者其史乎善天下作史之道者其公乎公出於天下萬世之同然而勢不能激利不能回雖欲少間以阿私貪昧之心若有所劫而不敢者公操之權也史懸天下萬世之明鑑而瑕有所禁而不敢者史植之紀也公非一人之公而史非一代之史吾能拂其公以蔽一人而不能以

蔽天下吾能晦其公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後世之人心故史以公而寄公道隱矣而能使其有所畏于後有所慕于前求以厭天下之心而弗少肆者不得不賴之史史職裂矣而能使無所忌于諱無所容于悅期以傳天下之信而弗少紊者不得不賴之史史職相依倚誠述公公道與史職相依倚誠述功德示勸懲之一大義也嘗攷史之自來遠矣唐虞以二典爲史三代以訓誥爲史仲尼以春秋爲史自時厥後撰帝系者本典謨次列傳者本訓誥紀吳楚者竊比於春秋其他史遷班固之徒李燾范曄之輩代不乏人雖其編年紀事褒德頌功凡夫山川形勝之屬風俗紀綱之布百司庶府之設土地甲兵之富靡不悉具然而事涉避忌者語或流于隱諱政關揚厲者言或至于過情此六月四日不免太宗之嫌而燭影斧聲竟以起宋祖紛紛之議也又安在其寄公道而傳信史也哉洪惟我

祖宗列聖世有實錄其事核其文炳載　太祖肇
造之迹而淄流再托不加諱平江一頌不加褒宋
濂之筆何直也載　文皇靖難之師而東昌喪劒
不加掩金川讋服不加贊解縉之筆何公也以至
聖聖相承或紀其不徹寒暑之朝或紀其不暘朝
夕之問或述其一士一民之造膝或錄其大禮大
獄之親裁雖如北狩翠華南宮幽屏悉以明示乎
天下而不少避其爲信史尚矣矧我　世宗皇帝

四詩之睿存心著敬一之箴孰非可以藏金匱而
被鼎彝者哉所幸載筆之臣秉仲尼修魯之心法
朱熹表宋之事備馬遷質而不俚辨而不華之義
兼班固贍而不穢覈而不激之情以體　宸衷以
成鉅典將與　列聖實錄相掩映而遠紹乎典謨
訓誥之章矣彼子玄之三長子固之一序且將挾
而小之而何泥於永叔日曆既廢之患劉氏起居
不注之憂耶嗚呼纂史者臣鑑史者君不患實錄
之不成也惟進呈乙覽之後備其所未備祛其
所未祛則　皇考憲几之託庶其有光而實錄不
爲徒錄矣愚何幸躬逢其盛

圖天下之大業者必集天下之衆議而後大業集
負天下之經綸者必裕天下之學術而後經綸裕
故上焉知一人之智不足以治天下也而下焉亦
知其一隅之見不足以裕天下也於是乎天下之
事集天下之議以圖之而天下之議本天下之學
術以經之議之所是雖違天下以從一人而不病
其矯議之所非雖舍一已以從天下而不病其徇

徇也矯也其不足以植皇綱扶國紀而爲厲治則均焉爾世之爲君者其可挾私任智以自厲其天下而爲之臣者又豈可不豫通經學古之道而爲邪議詭說以上厲其君也哉吾粤稽古帝王國有大政必合三公九卿百執事以議之于朝合學士大夫以議之于國而又聽輿人父老芻蕘以議之于野外故其事必集而其業必赫以盛黃帝合宮之聽神堯衢室之問大舜總童之訪類可攷也三

代而下惟漢近古而漢之議則有可議者焉蓋帝王之御極有元氣有神氣而又有所謂命脉何謂命脉陰維默宰覩之貌然不可見而植國之紀恒于是則若郊社祖廟正朔之類是已何謂元氣纏綿布濩望之益然不可見而培國之本恒于是則若井田鹽鐵治河之屬是已何謂神氣激揚振厲即之雄然如太阿出匣不可向邇而壯國之體恒于是則若撻夷狄靖邊鄙是已漢之天下即三代

以來之天下也使知固其命脉養其元氣奮其神
氣而一時集議於其臣者罔失聽焉何治不古若
而終以雜霸耶當時郊社之儀周禮廢矣而匡衡
輩乃陳郊穆饗契之文祖廟之法儀禮廢矣而貢
禹乃辨異室同堂之義若司馬彪三統以正朔而
獨勝于壺遂諸家其建議何諄諄也仲舒限名田
之制憫窮氓之喪業也而欲漸復井田之意祝生
罷鹽鐵之請傷橫征之日酷也而欲頓復司鹽之

掌若賈讓備三策以治河而獨優于王橫諸人其
立議何切切也先零坐困服克國之善謀邊吏告
寧得侯應之勝算孰謂漢世無人乎議之哉奈何
漢之君能用克國之十二策而不能用匡衡貢禹
之陳謀卒使漢之禮度不外叔孫通之一蕞而已
果議者之罪耶能庸置邊吏之一事而不能庸董
子祝生之良策卒使漢之賦法竟爲桑弘羊之一
敗而已抑果議者之罪耶無惑乎終漢之世而元

氣索神氣怠而命脉日漓而不國也然三代之治可以治漢而漢之議獨不可議于今乎郊社祖廟正朔兹固釐正于　皇祖列聖無容議矣限田之制不必舉而通之于均田定賦之中可也鹽鐵之制不可罷而通之于常股存積之中可也若治河三策方今開汾漲通淮濟之要機而屯田置吏則又延綏諸邊之最切務耳毋曰東南之漕運無碍而西北之息肩可玩也當事者惟叅圖之

第四問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以是而體之身心則一有累於其道者不可以該斯道之全功以是而顯之事功則一有合于其道者不可謂非斯道之發越非際高視吾道者也道固不可若是之可沮也謂道之有二也謂道之顯設而不顯于濟人利物之道亦不若是可貶也故聖人既不許其易以徇天之備體而即完于克已自治之餘卑視吾道者也

下亦不抑其難以沮天下使天下日循循焉不敢自足其所造以求造吾道之極而又不病于吾道之難以自棄其斯以爲聖人神道之教乎愚自知學伏讀論語涵育于聖人之仁而未之知也然亦有說焉肇自維皇降衷仁斯具焉其體也備于心其化也流於治其究也同流于天地而其蘊也全盡于聖神惟其化之流于天地也則舉斯心以加之而一布德一行惠亦可以語仁之發而仁寔充周乎天經地誼之猷惟其道之盡于神聖也則約此心以求之而一迪德一勵行不足以語仁之體而仁寔不外乎達德庸行之際會之于造化涵之于帝王而載之于詩書皆是道也故六經不言仁而六經非仁不足以垂訓帝王不言仁而帝王非仁不足以立法至孔子而始于魯論詳之敬恕之道不發於顏子克復之訓不詔于仲弓樊遲有愛人之答司馬有恐言之戒以至四勿五事之殊非

謂仁之有異道也博施濟衆之病非謂仁之有異
等也夫亦因其所造而各示以盡心養性之全功
病其過求而遂約以存心利物之大道耳惟存心
之不可不會其全也則仲弓冉有子貢公西華以
日月或至間其心令尹陳文子以功利怨尤猶其
心固不得槩許以仁而雖坐忘之回亦僅與其三
月不違仁耳非顏氏之不足以語仁也究其所就
雖非冉求子貢令尹陳文之徒而其融天機化嗜
欲能無一間之未純乎而可遽許其仁耶惟公心
之卽可不背于道也則微子箕子比干以衛商而
無間于心伯夷叔齊以遜國而無怨于心固不容
不頌其仁而雖射鉤之仲亦且與其九合如其仁
耳非管氏之遂足以語仁也跡其所施雖非微箕
伯夷之儔而其攘夷狄尊周室寧非一匡之偉績
乎而可過病其未仁耶抑顏氏以勉天下會仁之
全揚管氏以作天下從仁之志聖人互發之教亦

神矣不然下回于公西求賜之間而比仲于三仁之列夫子豈若是之憯耶雖然吾寧爲陋巷簞瓢之顏氏而無寧爲堂阜自脫之夷吾寧爲狂奴採薇之高節而無寧爲侈三仕荆南之盛麗寧爲簡默不諂之雍賜而無寧爲賦粟季氏之冉求草茅誦法之志竊欲自附於此不知執事以爲何如

第五問

執事發策終篇而以兩漸急務下詢承學甚盛惠也愚固愧非其人然生長於其鄉而習見其利弊之相激能不因　明問而少對其萬一乎嘗謂善救天下之治者如良醫之療病緣其元氣之耗散而爲之調劑其五内而攝和其諸脉氣若裕矣猶必慎寒暑之所剝而六氣之所乘勿使其爲吾氣之蠹焉庶幾精神以奮而太和以固耳然則欲固

兩浙之元氣而奮全浙之精神者可不仁以培天下之大本義以豫天下之大計而因時劑量以求久安長治之道耶蓋兩浙號稱重鎮而生民樂業二百許年于茲其裕民役衆之法緝兵弭盜之方國初非不良且備也遞年以來豪右吞併而田賦斂矣礦徒爲梗而州郡繹騷矣爲之民者月剝于膏脂而財已竭日馳于供命而力已罷又外有鯨

波不測之警內有山林聚嘯之虞上有貲糧匿履之誅下有攤稅荒糧之賦其何以堪命乎哉此當事者軫先時之戒而爲之丈田地爲之均徭役爲之廣徵調爲之固封守蚤圖亟慮以消未形之變也固矣然田賦之均遂人辨野之說正不必泥也苟念下田之增賦而欲仍上下之則焉是獨不知賦既通融升斗不流于倍徙額已版定里胥不得以澆攤其視向之計則輸科以一畝而重至四五

斛據號起賦以無田而存數十擔者何如耶況上下之額一存則後之以上爲下以下爲上而飛詭且必四出是爲豪右者開一弊端矣雇募之法司徒保息之道正不必泥也苟憂貧戶之不輸而欲貰緣而勞逸之適均又可盡祛其規避回視向之仍應辮之舊焉是不知官司之征派既可遏絶其一身供征繕之數役而鬻産之不支一時集應役之百端而逃竄之無所者何如耶況輸値之一行則民之貧以阜財富以節力而宿弊必且殆盡是爲罷敝者窒一禍孔矣以至衣衲之戒不可弛兵甲不能以盡銷也而募土著以備邊則兵食無擾而團練有常庶可衛國而康民耳否則雖將如熊羆兵如蜂蟻而何以給其餉饋耶內訌之憂不可玩攘奪不容以不緝也而復封山以重禁則利源不開爭鬬不作庶可帖衆而弭亂耳否則法如秋荼禁如凝脂而何以革其嗜利耶叅酌于利病之

閒而隨時以變革劑量于損益之際而因地以化裁何患全浙承平樂業之盛不漸復　國初之舊也哉雖然四者固砭全浙之藥石也而療全浙之瘡痍則不盡在此四端也制變者法運法者人掌邦賦者有撫字之陽城雖不丈量無病也而況乎丈而均之也掌征役者有平幹之謝章雖不均募可也而況乎其募而寛之也掌山澤者有路不拾遺之肹子雖不封山礦可也而況乎其封而禁之也掌軍政者有備邊之李牧雖不練士箸可也而況乎其練而防之也求端于四者之外此當事者之自處何如耳狂瞽之見若此惟進而教之幸甚

隅園集卷七

寧昌本宮賜緋登壽

隅園集五帙目

卷八

策

畿南武舉程策

訓儲策

待敵策

制勝策

練兵策

備倭策

議

兵食議

卷九

論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論

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論

君道稽古正學論

人君以論相爲職論

聖人常懼而不敢失道論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論

安國全軍之道論

柳宗元文之有理論

隅園集卷八

策

兵法 畿南武舉程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執事發策而揭孫武五勝之法徵往蹟合否之券爲問愚武夫也十三篇則固尊之爲經而習讀矣顧遠之未能測九變六形之奧而胸富甲兵近之未嘗當一隊而耳接刀斗毋乃令以臆對乎雖然

竊窺武之言論勝而所以制勝不與焉夫孫武法
即三尺孺子與斑白之田畯不啻蓍蔡神之豈其
論勝而不及所以勝耶嗟乎和扁非不稱神醫而
不能窮後世之疾則無定變也般倕非不稱神工
而不能窮後世之器則無定形也然則敵之形兵
之變亦寧有定乎哉是以良將果可以禦敵何法
之循果可以善兵何古之法涿鹿共工不襲戰而
勝武侯衛公不沿陣而與然則悖古未可非而遵

法未足多也且兵之道曰權而兵之法曰經經者
所以教衆庶也非所以論賢豪也衆庶與形拘賢
者與變流故夫孫武之論誠神矣投石扼虎之屬
望焉而靡其論誠深矣刻舟膠柱之屬溺焉而墜
合則勝不合亦間勝不合則不勝合亦間不勝安
在法必稟諸孫子也胡不引往蹟徵之法曰知可
戰不可戰者勝趙馬服李武安順之而殲秦威匈
奴周公瑾迕之而破魏法曰識衆寡者勝王頻陽

謝幼度順之而敗秦楚虞允文遊之而丞金上下同欲者勝法也范蠡句踐嘗膽則同羊叔子抗表則獨而克吳則鈞以虞待不虞者勝法也杜元凱襲樂鄉則豫李元直傅瓠城則卒而虜將則鈞若充國之屯金城武帝不移投杼之議不惓轉圜之聽竟困諸羌則將能而君不御勝矣然垓下之蹙淮陰前麓孔將軍左費將軍右高帝爲中權御乎不御乎而何竟夷楚耶故泥和扁者疾不必瘳泥

般倕者器不必良泥孫武者兵不必勝佐勝者法決勝者心而合不合勿計矣廼今跗注之士不習法者則曰吾皷行而前惡知孫武故甲馬精餱糧備吾搏若雷電左右馳逐若飛丞死地若驁吾勝百不失一而仄注之士不習戰者則曰吾枕藉孫子惡知橫敵故部署而陳若陳卷甲而趨若趨援皷而擊若擊進止吾法吾勝不失十二三而愚則以爲不可純廢法亦不可純任法純任法者與廢

法同譬無異見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抱壺而濟涉者抱而蒙火其不知變一矣且據故牘而談法亦畫壁壘行陣於股掌間耳藉令一旦擁十萬之師兩軍既張兩將既接孰知夫陰陽晦暝之變於天也孰知夫險夷廣狹之變於地也孰知夫金鼓旌旗矢石之變於人也彼其時且不暇爭要領于五步之內而暇周旋軌轍于千百世之外哉夫按法若此臨敵若彼何竊竊焉求之孫武耶且前乎孫武賢豪將如舅犯百里孟明數子者于武法不一聞焉而大至兼國邑小乃摧鋒陣何也將必孫子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呂牙晉不得郤穀冀缺齊不得穰苴城父楚不得鬬於菟而所以兼國邑摧鋒陣者必武之法然後可則是驃騎不禪姑衍睢陽不蔽江淮武穆不衂金朮而趙括長平當不阬馬謖街亭當不敗也故繩墨一而用有善敗藥石一而用能生殺人則必有神於藥石繩墨之外